



大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9 April 2003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

大会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第五十八年

议程项目 100、108、109 和 160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人民自决的权利

人权问题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2003 年 4 月 22 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00、108、109 和 160 项下的文件和安  
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帕里利亚 (签名)



## 2003年4月22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阿拉伯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

### 古巴共和国外交部长费利佩·佩雷斯·罗克关于2003年4月3日、4日、5日和7日为一个帝国服务的雇佣军受审判一事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2003年4月9日，哈瓦那市

**何塞·庞塞**（主持人）——各位同仁，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外交部长费利佩·佩雷斯·罗克的专门情况介绍会。

出席会议的有经核准的国际新闻界82位记者，他们代表22个国家的59家媒体，并且所有古巴新闻媒体也派代表参加这次活动。

我不多说了，下面请费利佩·佩雷斯·罗克部长介绍专门情况，然后请大家提问。

**费利佩·佩雷斯·罗克**：外国新闻界各位驻古巴特派记者和古巴新闻界记者，下午好！

我们举行这次会议是要向你们提供案件的背景和过去几天的审判情况，并且对其他一些有关问题作出评论。

首先我要表明，古巴政府和人民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正在为自决权利和独立权利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古巴人民和政府一刻也没有忘记。对古巴来说，受到威胁的是我国作为一个民族的前途和我国每个公民的各项权利。

40多年来，古巴受到严密的经济、金融和商业封锁，遭受侵略、恐怖活动和600多次暗杀古巴总统的未遂案件。数十年来，有人一直煽动颠覆政权、非法向外移民、破坏和武装团伙的各种活动。这些团伙针对古巴的恐怖活动，得到所在国的默许。对于这一整段历史，古巴人民非常了解，他们遭受了大量的生命和物质损失。仅封锁一项就给古巴造成700多亿美元的损失。更有甚者，我国人民不得不同美国政府的偏执作斗争。美国政府执意在古巴炮制反对派、制造有组织的持不同政见者，并且煽动人们成立或加强迎合其利益的团伙，其中包藏明显的吞并野心。假设有朝一日古巴革命失败，这些人就会出面为美国吞并古巴摇旗呐喊。这就是它的偏执所在，这就是它制定有关法律、提供资金、进行煽动的目的。这就是特工部门的作用。

一个又一个计划企图破坏古巴人民的团结、动摇古巴革命的精神权威、诋毁古巴绝大多数人民支持和保卫古巴革命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诽谤古巴革命毋庸

置疑的历史性精神领导作用，但这些计划都以失败告终。美国反对所有这一切，但是并没有压垮赢得国际赞誉的那种抵抗精神。

我必须向你们提供这些背景情况，因为美国在古巴独立权利和古巴人民捍卫独立的斗争问题上仍与古巴有历史争端，并且一直存在把古巴并入美国版图的历史野心和具体计划。如果不考虑到这些背景，就不可能审视古巴最近的事件。这就是古巴今天面临的严峻问题。因此，分析古巴的现实和古巴目前发生的情况就必须牢记这个问题。

古巴非常清楚，国际法站在古巴一边。《联合国宪章》承认古巴有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的权利、承认尊重各国平等原则，并且承认人民自决的权利。因此，对古巴的封锁、侵略和施压，都是为了侵犯古巴人民自决的权利、建立自己的机构和制定自愿选择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

这就是古巴今天面临的严峻问题，即一个与超级大国毗邻的小国是否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是否能成为一个走自己道路的国家。

联合国核准的、当今到处引用的人权问题国际盟约规定：“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这是原话。作为古巴人，我们赋予自己这项权利。我国批准了宪法，修改了宪法，制定了法律，成立了机构，并拥有 2 000 多个民间社会组织（其中包括非政府组织和工人联盟）。我国有了自己的制度和机构、选择了自己的方式，并要求这一方式得到尊重。这就是古巴今天面临的严峻问题，即我国能否按自己的方式行事，能否行使这项权利。

《美洲国家组织宪章》规定：“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所有国家都有权选择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有权以自己认为最便利的形式安排这种制度并有义务不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但是大家知道，古巴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被开除出美洲国家组织，我国在这个问题上已一再表明看法。美国是美洲国家组织的成员国，并在其中充分行使其强权。

《美洲国家组织宪章》明文规定了这一条，它本是美洲组织的基石。因此，我们在古巴顶住各种压力和美国新政府变本加厉的敌视行为，为这项权利作斗争。美国政府在世界上行使单方面权力，把对古巴的宣传攻势和敌视行为推向出人意料的地步。

这就是古巴今天面临的严峻问题。我们认为，这些因素必须加以考虑，因为这些因素是今天下午在此说明的各种情况的背景。

40 多年的封锁、侵略和武装入侵是事实；煽动古巴人向外非法移民是事实；连续 10 届美国政府执行同一种政策也是事实，而古巴不得不面对，不得不应付这种政策；不过，从美国小布什总统当政以来，对古巴的敌意大为加剧。

迈阿密的极端主义团伙支持布什的竞选活动并在布什当选总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布什总统因此欠了他们一笔人情债。此外，迈阿密的极端主义团伙中有 20 多个古巴人在美国政府中担任要职，美国国务院决定由奥托·赖克先生主要负责拉丁美洲事务以及古巴事务，这些都促使日益敌视古巴的情绪再次升级。

我要明确说明，对于这种状况，我们并不责怪美国人民。我们对美国人民怀着友好的感情并尊重他们。我国已经证明这一点。

我们也不责怪居住在美国的大多数古巴人，我们不称他们为“黑手党”；我们把他们看作美国的古巴社区居民，我们同时尊重并维护他们与亲属的关系和访问古巴的权利，我们并不责怪他们。我们不责怪美国社会各阶层、美国学术界和商界，他们都认为需要改变对古巴的政策和实现关系正常化。对于这种状况，我们仅谴责极少数迈阿密极端主义团伙和美国当局中一意孤行地推行敌视古巴政策的阶层。

我们甚至不责怪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大多数议员。近年来这些议员已证明他们愿意、决意和期望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促进贸易、销售食品和药物、争取美国公民到古巴旅行的权利，并取消目前妨碍他们前往古巴旅行的过时的禁令。

从调查、数据和出版物看，这是美国社会大多数人希望美国今天要走的道路吗？不是。美国在同古巴的关系上走了另外一条路，结果，封锁得到加强，封锁措施得到强化，那条路线进一步煽动非法向外移民，进一步默许这种做法。下面我们将介绍其中一些最近的决定。

简单地说，在默许、任意适用《古巴调整法》和接收用恐怖和暴力手段前往美国的人的做法怂恿下，过去 7 个月中发生了 7 起劫持古巴飞机和海轮事件。这批人使用了武器，这是国际公约规定应加以惩罚的行为，而美国是此种公约的缔约国；参与去年 8 月至今 7 起案件中头 4 起案件的恐怖主义劫持者依然逍遥法外，没有报道说对他们提起了任何诉讼。

在这 4 起案件中，犯有恐怖罪行的劫持者在大街上自由走动；这就是实际情况。那些通过杀人把船只或飞机劫持到美国的人在迈阿密自由自在地生活。这类情况在增加。下面我还要讲这个问题。

每周 1 200 小时的反古巴无线电广播得到的资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美国驻哈瓦那利益科，公然违反关于外交行为的法律并公然干涉古巴内政，接受指示在哈瓦那具体设立内部颠覆古巴的总部，其言论和行为与外交官的身份完全不符，而利益科科长级别也是该科设立 25 年来最高的。

美国利益科越来越多地利用外交邮袋向美国建立和供资的团伙在古巴从事反革命活动运送资金和提供手段。总之，现状是颠覆活动增加，古巴法律得不到

尊重，古巴法律机构受到公开蔑视，而在古巴的所有外交代表机构本应在工作中尊重所在国的法律和法律机构。

为了举例说明詹姆斯·卡森先生作为联合国驻哈瓦那利益科科长如何展望他在古巴的工作，我将给大家播放他去年 12 月在迈阿密电视台接受采访的录像片断，这样你们就能从他自己的话中听出我们所说的情况。

（播放录像）

**记者：**你的新职位是美国驻哈瓦那利益科科长，现在你已经开始活动，与普通古巴人和古巴持不同政见者见了面。你是否也会晤了反卡斯特罗流亡组织的领导人？

**詹姆斯·卡森：**是的，有两三次。我每次去迈阿密，都同各团体会晤，如美籍古巴人全国基金会、争取古巴自由理事会、独立团体和迈阿密的各方面团体，因为我想说明在古巴看到的情况和发生的事情，听取他们对我们工作的意见以及了解是否有一些我们应该做而没有做的工作。对话非常亲切，我要表明的一点是，在古巴，重要的是有反对派存在；他们被孤立并受到骚扰，但是他们具有极大的勇气，一直坚持工作。他们必须会面、聚会并集中力量处理主要问题，争取他们还没有的权利和应享有的自由；换句话说，不是注重于个性和意识形态的分歧；重要的是反对派必须占领阵地，因为政权更迭的日子会到来。现在就是过渡期，但是总有一天会出现新的古巴，他们必须参加构想和决定古巴的未来。因此，他们必须赢得空间，并开始讨论为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改变古巴；因此，他们必须把力量集中在重大问题上，而不是在枝节问题上。

**记者：**在你与持不同政见者的会晤中，我不知道你是否想细说这方面的情况，不过，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也许没有朝着积极方向前进？你对持不同政见者有什么话要说？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想请你为迈阿密反卡斯特罗团体说几句话。你对古巴的持不同政见者有什么话要说？根据你的所见所闻你要告诉他们什么？

**詹姆斯·卡森：**首先关于古巴的未来……我们作为美国公民不决定古巴的未来，这要由古巴境内外的古巴人决定。我认为……，我的意见是集中力量抓大事，什么是重要因素呢？不要分裂，要会面并努力商定或达成 10 点协议；比如商定他们都赞同的意见，不去谈论意见不一致的问题；因为在民主社会中人人都有不同意见，要有行动。不过重要的是，在军事独裁政权下，如果人们不会面，他们就没有多少机会发展。因此，他们应当集中力量抓大事，寻求共同点，而不是寻找分歧。

**记者：**好吧，我们现在来谈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主题。你的优先事项之一也是在古巴帮助持不同政见运动。你如何设法帮助卡斯特的反对派？

**詹姆斯·卡森：**我以前曾说过，提供信息、道义和精神支持，表明他们并不孤立。全世界都知道古巴境内发生的情况。这方面的一个证明是奥斯瓦尔多·帕亚、弗拉迪米罗·罗加、玛尔塔·贝亚特丽斯等许多领导人都曾获得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权奖。全世界都知道古巴境内发生的情况。我们在那儿要把这个现实告诉他们并尽可能帮助他们。

我们并不给他们提供任何东西，不像卡斯特罗所说的那样，我们向反对派提供资金；反对派坚持认为古巴制度已经失败，我们在那儿是向他们表明美国人民和民主世界其他国家人民支持他们所做的工作，即大力主张获得古巴签署《世界人权宣言》后这么多年来没有实现的基本人权。

**费利佩·佩雷斯：**这就是卡森先生 12 月份讲的话。你们可以看出，他的公开工作是联合各个团伙，帮助他们制定 10 点方案。

我们可以看到，卡森先生带着在古巴建立持不同政见单一政党的计划来到古巴。那么我不明白的是，既然单一政党就是他试图与所谓“持不同政见者”达到的目的，我们古巴革命者有一个保卫革命的单一政党为什么会使他深感不安？

他对这些团伙的指示是消除它们的内部分歧，消除谁发挥领导作用或谁掌握资金的自相残杀的“争斗”，并企图用金钱建立一个统一的团伙。

我感到惊讶的是他没有谈到在美国提供的奖赏，因为国际共和研究院是接受美国资金的团伙之一。它在 2002 年获得的资金达 1 674 462 美元，这笔钱用来做什么？帮助建立国际支助基础，向古巴的活动分子提供物质、道义和意识形态上的支助，甚至向他们提供奖赏和国际表彰。我们都知道这个机构和美国的其他机构如何参与发奖活动，为此，他们每年发放越来越多的奖金，组织旅游、奖赏和游览。我们掌握所有这些情况的资料。

我要向你们强调，卡森先生所为标志着反古巴的政策和颠覆古巴的政策更为凶猛，公开和赤裸裸。

他曾说过：“一有时机，我就同美籍古巴人全国基金会会面”。这批人曾为恐怖分子攻击古巴旅馆的活动提供资金，而那起事件造成一名意大利旅游者死亡以及数十名游客和古巴工人受伤。

“我一有机会就同他们会面”，同争取古巴自由理事会会面。这个组织是早已存在的美籍古巴人全国基金会的准军事部门；该基金会准军事部门的头目马丁·佩雷斯曾制订许多计划，企图在国际活动中暗杀古巴国家元首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统；这批人参与组织活动和提供资金，把 40 公斤 C-4 型炸药放到在巴拿马举行的伊比利亚-美洲首脑会议上，企图暗杀古巴总统。

因此“我一有机会就同他们会晤，向他们提供信息、交换意见；给他们鼓劲，他们和美国支持的古巴境内团体能最终确保人民享有人权的时刻已为期不远

了”。所有这些个人和大多数巴蒂斯塔支持者都卷入巴蒂斯塔独裁期间镇压和杀害 20 000 名古巴人的事件。

我们非常了解卡森先生为什么来古巴、他带来了什么命令、他的动机是什么，他来自哪个机构。因此，我们有义务和权利严格按照我国的法律、道德价值观、生命观和指导我们的信念，运用法律机构维护我国的独立。

那次采访发生在 12 月。从那时以来发生了什么情况？一个名叫阿道弗·佛朗哥的古巴人是在美国政府中担任要职的 20 多名古巴人之一。他是美国政府机构美国国际开发署(美援署)负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事务的行政长官。2003 年 2 月 27 日他在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说，美国国际开发署为了在古巴实施赫尔姆斯·伯顿法已投资 2 000 多万美元，准确地说是 2 200 万美元。

他还说，为执行这项法案所做的工作之一是运送宣传材料，运送专门用来收听马蒂电台的 7 000 多台收音机等。

美援署自己也承认，这 2 200 万美元在向古巴提供的资金中仅占极小的一部分，仅是极小的一部分！因为用于颠覆的大部分资金美援署并不经手。赫尔姆斯·伯顿法第 109 段指示政府通过美援署划拨在古巴进行颠覆活动的资金，第 115 段赞成通过秘密渠道，即特工部门渠道提供资金。美援署自己说他们提供的数额是最小的一部分。据佛朗哥说，1997 年以来共有 2 200 万美元。

2 月 28 日，5 名古巴英雄在协助反恐斗争时在美国遭到不公正的监禁。他们再次被关进监狱，直到 4 月 2 号才获释放。

3 月 24 日，美国政府监督封锁执行情况的机构外国资产管制处公布了新条例，加强了封锁：更严格限制美国人前往古巴旅行；为学生前往古巴进行学术等活动发放的少量许可证已限制到几乎取消的地步；教育交流计划被取消，不仅去古巴的学生受到任意限制，而且去美国的学生也受到限制。几乎完全拒发签证给应邀参加在美国举办的活动的青年、学生、古巴知识分子、运动员和科学家。相反，前往古巴向从事内部颠覆活动的团体供应物品的旅行手续却加快了。禁止美国人参加由古巴机构在古巴组办的讨论会和会议。那就是说在 3 月 24 日进一步加紧了封锁，使封锁古巴的措施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3 月 26 日，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先生在参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作证，他宣布提交的预算包括向“马蒂”无线电台和电视台提供的用于反古巴广播的 26 900 000 美元；这是我们上文提到的 2 000 多万美元之外的款项。这种行为违反了国际法，违反了国际电信联盟的条例，证明他们为侵犯古巴无线电电子空间的电台提供资金。这家电台每周向古巴广播 1 200 小时以上，怂恿国内颠覆活动，支持破坏计划，并鼓动人们出走和非法移民。这就是那家电台和电视台花时间所做的事情，即散布关于古巴的谎言和谣言。

3月31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它的世界人权报告。我们知道，其中评论除美国本身之外全世界各国的人权情况，并用大量篇幅编造谎言，诬蔑古巴，然后作为在日内瓦人权委员会提出由美国策划和组织的反古巴决议的根据。

今年将于4月16日对该决议进行表决。由于国际社会认为美国不符合作为委员会成员的要求，它已有一年不是人权委员会成员，因而没有能力，也没有信誉再提出决议草案。委员会的选举表决秘密进行，美国害怕我们非常赞成的秘密投票，美国害怕失败，提出不经表决进入人权委员会的条件，由于西班牙和意大利同意撤回候选资格，美国才得以未经表决当选。这样美国回到人权委员会，但是它不敢再提出反对古巴的决议草案。

以前在这方向美国提供服务的其他国家现在不愿再这样做了。因此，美国设法让秘鲁和哥斯达黎加政府与去年的提案国乌拉圭政府联手提出一个几乎言之无物的案文，其中的内容仅仅为了达到美国的目的，即保证把这个问题保留在人权委员会的议程上，以便它们通过在日内瓦指责古巴为保持对古巴的封锁辩护。

4月2日，西半球事务副国务卿柯蒂斯·斯特普鲁尔说，“今年美援署将把经济支助基金的700万美元投资在古巴问题上”。请注意资金是如何流入古巴的。我们已经听到卡森先生说过美国的确没有提供资金。我认为，卡森先生没有读过国会的会议记录，其中并没有把卡森上司的话告诉卡森，因为副国务卿说他们今年拨出700万美元；拉丁美洲事务行政长官说他们仅通过美援署就拨出2200万美元。卡森先生可能不想知道这些事情，不过一会儿我将告诉你们钱是如何流到古巴的，并说明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我将向你们展示我们掌握的薪金支票和薪给单。

4月6日，佛罗里达报纸《太阳哨》刊登一篇文章，介绍一个同破坏计划和武装袭击古巴有关的暴力恐怖团伙，说明反革命组织F-4突击队如何训练使用重型武器。文内没有说使用手枪和匕首，而是说：“训练使用重型武器，为可能对古巴采取武装行动和武装入侵作准备”。

《太阳哨》称这个恐怖组织为准军事组织，并刊登了这个组织头目的讲话，其中公开宣布他们打算用军事力量和恐怖方法消灭古巴总统。他们接受训练，在美国佛罗里达南部有训练营地。新时期加强反对古巴的暴力恐怖活动，他们深受鼓舞。

这就是特别是过去几个月发生的情况，因为美国政府决定在古巴问题上火上加油。

这一期间古巴做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知道，大多数美国人民并不敌视古巴；我们知道，美国有一股与日俱增的同情古巴的友好潮流；我们知道，绝



大多数美国人民支持把那些人企图在佛罗里达劫持的古巴男孩送回古巴；我们还知道，我们对美国人民怀有尊重和友好的真实情感。

尽管这一切正在进行，我们在 9 月 11 日恐怖袭击事件以后，我们谴责这一袭击事件，向美国人民表示同情。我们谴责恐怖主义做法，愿意提供我们的领空、机场、医疗援助以及古巴的机构，向袭击事件的受害者提供帮助。我们在提出愿意向美国提供药物，以抗击美国的炭疽病之后，又提出免费为他们生产一亿粒药片，但实际上没有收到任何答复。我们表示愿意提供在古巴开发的医疗设备。这些科学设备在美国出现恐怖事件时，可以帮助进行研究，以抗击炭疽病。

2001 年 11 月 29 日，我们向美国驻哈瓦那的美国利益科科长发去了一份照会，正式提出了协议草案，建议两国在打击贩毒和恐怖主义等事项上开展合作，并合作打击人口走私和非法移民。这些问题我们以前曾提出过，并在之后又多次重申，但都没有得到积极答复。

为什么美国政府对与古巴合作打击贩卖毒品、非法移民、劫持船只和飞机、走私人口以及恐怖主义等问题没有兴趣？为什么它不感兴趣？这些问题可都是美国社会感兴趣的问题。

2001 年 12 月 20 日，我国通过了打击恐怖主义行为法；其中规定，任何人如利用古巴领土组织或资助针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它国家的恐怖主义行为，将受到惩罚。

当美国发生尼罗河病毒事件时，我们向美国政府表示愿意在科学研究方面提供合作。在我们进行这种努力时他们在做什么呢？古巴被错误、不公正地指责为一个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一个拥有开发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方案的国家。当时机到来时，我们必须证明这些指责是错误的。他们恰好在卡特总统访问古巴时提出这些指责，目的在于抵制卡特总统对古巴的访问。

即便如此，我们仍在努力打击恐怖主义。我们严惩毒品贩子。我们努力确保使毒品远离古巴，以便古巴领土不被用来向美国运输毒品。

美国人民肯定对古巴满怀尊重情感，数百名美国农民为捍卫自己的权利来到古巴就是明证。正是在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时，古巴从美国采购了 100 多万吨粮食，价值将近 2 亿 5 000 万美元。这对美国农民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

换言之，在古巴做出这些努力以及各种善意的表示时，得到的回报却是针对古巴的骚扰和挑衅政策。

现在我应该简要叙述一下刑事审判之前几天的情况。然后解释审判的问题。

今年 2 月 24 日，驻哈瓦那美国利益科的科长卡森先生与那些雇佣兵举行了一次会议。这些雇佣兵在美国政府的组织和资助下，与进攻自己国家的大国合作。

在那次会议上，卡森先生发表了一些前所未闻的言论，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外交官都没有用过的言词，攻击古巴政府和人民，践踏外交官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干涉古巴内政，向古巴政府和人民进行挑衅。那一天是2月24日。

3月6日，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三军总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在国民议会的演说中，对这些挑衅做出了应有的反应，称这些言论是无耻、无礼的挑衅，并建议也许在美国情报机构工作的众多美国情报官员能够告诉卡森先生，没有驻哈瓦那的美国利益科，古巴也轻松过得去；这是给卡森先生的一个警告和一个明确的信息，告诉他应该停止挑衅，不要如此嚣张，他的言行使古巴当局和公共舆论难以忍受。

3月7日，美国国务院证实，作为政治犯被关押在美国监狱里的五名古巴人已经在处罚牢房里关了九天。

3月10日，我们向卡森先生发去了一份外交照会（第365号照会），对他2月24日的言论做出了答复，再次要求他停止公开挑衅行动和对古巴内政的干涉，并告知我们对他在我国进行的违反古巴法律的颠覆活动做出的决定。这是我们的最后警告，是我们对卡森先生不负责任的公开挑衅行为的最后劝说努力。

3月12日，在我们发出照会以后两天，卡森先生似乎是做为对我们的呼吁和外资照会的答复，在他自己的住处又组织了一次密谋会议。这又创了一个纪录；现在他不仅用上了自己的办公室，而且还用上了自己的住宅。

3月14日，即两天以后，他又组织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组织得如此之快，说明他显然已做出与古巴当局进行对抗的决定。会议于上午10：00点开始，于下午5点结束。

我们一直很有耐心。我讲述全部过程，以证明我们是有耐心的，是容忍的。但事实上，卡森先生最近决定把驻哈瓦那的美国利益科及自己的住宅变成一种对古巴开展颠覆活动的总部，是在向所有这些雇佣兵发出一个信息，使他们相信他们可以逍遥法外，他们得到了一个有力的盟友的保护。这个盟友鼓励、资助、组织、指导他们，并制造了这种局势。卡森先生执行美国政府对古巴的侵略政策达到了出人意料的程度，迫使我们适用我国的法律。但人们必须了解，鉴于美国政府在与古巴关系上决定奉行对抗和挑衅，并由其驻哈瓦那的外交使团团团长发挥牵头作用，这使得古巴别无选择，只有进行这些审判。

我们没有理由再忍耐下去，没有理由再容忍下去。事情已经到了使我国无法维持的地步。我国一直受到侵略、骚扰和封锁，我国有法律可以捍卫自己，可以自主利用法律来保护主权，惩罚那些与企图破坏古巴秩序，压迫古巴人民并剥夺他们享受独立和自决的权利的大国合作的人。

卡森先生及其不负责任的行为耗尽了我们的耐心。他应该对这些事情负主要责任。

因此在所有这些事情之后，3月18日，古巴政府决定逮捕一批参加12月24日、3月12日和14日会议的雇佣兵。那一天逮捕了32名雇佣兵。

第二天（3月19日），又逮捕了另外33名雇佣兵。他们都曾参与活动，接受经费，提供不实情报，使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和封锁政策得以实施。他们促使美国在日内瓦谴责古巴，使封锁合法化，使受到国际社会抵制的封锁政策披上了一层负责任的外衣。

3月19日晚上，一架DC-3型飞机被劫持。这是多年容忍、鼓励劫持飞机、把那些靠暴力行为非法移居美国的人作为英雄欢迎的结果。

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当我指出3月18日和19日时，我要强调的是，做出决定和逮捕这些人是在伊拉克战争开始之前，也是在两架飞机和那只渡船被劫持之前。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以及逮捕这些人，是因为卡森先生的挑衅和不负责任的行为把我们置于一个无法容忍的境地。

现在，DC-3型飞机被劫持，劫持者留在美国，飞机被没收，并向新闻媒体透露，当局将准许劫持者保释；这种情况可能不会发生，但还是透露给新闻媒体；无风不起浪，这一切都和我们警告的一样，是新的鼓励措施。于是3月31日，一架AN-24型飞机被劫持。4月2日，一艘渡船被劫持。令人奇怪的是，在渡船被劫持之后，美国当局以前一直采取的行为模式有所改变。因为按照《移民协议》的规定，他们应在海上截获企图驶往美国的所有小船。他们截住了小船并答应遣返所有企图非法入境者。他们并没有遣返所有人，而是以各种借口扣押了10%到12%被截获的人，但他们还是遣返了大约90%。

在渡船被劫持的那一天，他们说在这一案例中不愿意如以往那样采取行动，因此我们采取行动，解决了这一问题。

换言之，一直有一股劫持飞机的风潮，企图用非法移民来破坏古巴的稳定，并在古巴制造复杂的局面。后来，审讯在4月3日开始。

既然我已经提到了移民问题，我想补充一条信息，这对我将要谈到的问题相当重要。我们认为劫持案件在增加，在7个月里，劫持者利用枪支、匕首、对乘客的暴力，手榴弹劫持了7架飞机。这些劫持计划，这些非法移民美国的计划，实际上是一个蓄谋的组成部分，即鼓励非法离开古巴，鼓励人在船上以及进出古巴的飞机上采取恐怖行动，鼓励劫持古巴船只和古巴飞机，以创造得以撕毁移民协议的条件。

我们相信有一个蓄谋的计划，其最终目的是撕毁将近十年以来两国之间行之有效的移民协议，实现那些古巴出生的极端分子的梦想，实现那些现在生活在佛

罗里达、一直反对这些协议并对美国政府持续施压，以撕毁这些协议的古巴出生的恐怖分子团伙的梦想。

现在应该概括谈一下这份协议的内容和承诺。这是两国政府于 1994 年 9 月 9 日签署的联合公报，内称：“在海上救起的企图进入美国的移徙者将不允许进入美国”。还称：“两个国家承诺开展合作，采取立即、有效的行动，防止非法向美国运输人口”。这条规定旁边有签名。协议还称：“两国政府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有效措施，反对及防止任何人通过强行改变飞机和船只的航向，使用暴力企图从古巴前往或抵达美国。”这是美国政府做出的承诺。协议还规定：“美国确保每年从古巴合法移民到美国的总人数至少为 20 000 人”。

我在此说明一下我出示的这张表：美国政府承诺每年至少向 20 000 古巴人发放签证，以便他们能够移民。这不包括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因此不包括他们在内，至少应该有 20 000 人可以移民。

这张表显示了协议生效第九年前五个月的实际情形。协议在每年的开始日期为 10 月 1 日。

美国应该在一年中发放不少于 20 000 份签证，但从去年 10 月 1 日至今年 2 月 28 日的前五个月里，他们只发放 505 份签证。去年发放 7 237 份，2001 年发放 8 300 多份，2000 年发放 10 860 份，1999 年前五个月，有将近 11 600 名古巴人得到了签证，移民美国。

这种公然违反移民协议，突然减少发放签证的做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美国政府不履行承诺？为什么已经五个月过去了，而获得签证的古巴人却不到 10 000 人，他们发放签证的比例仅仅是商定比例的 2.5%？

去年他们已经违反了协议。2002 年他们发放的签证不到 20 000 份，少了 2 000 份，只发了 18 000 余份。在 9 月 30 日终了的去年他们违反了协议。

然后从 10 月 1 日至今，请看这一曲线（他指了一下图表）。这是一个蓄谋的计划，目的是使那些想移民的人失望，以便他们别无选择，只有非法移民。为什么他们不履行义务？为什么在哈瓦那的美国利益科有那么多领事官员和各种设施，却仅仅发放了 505 份签证？在本年度过去六个月之后的三月份也是一样。

因此按照目前的速度，美国政府是公然违反移民协议。协议规定美国政府每年至少发放 20 000 份签证。美国政府正在实施一个预谋的计划，鼓励非法移民，使那些想从古巴移民到美国的人别无选择，只有劫持船只和飞机。我们希望的是移民以合法有序的方式进行。

可有些人想撕毁移民协议。我们清楚知道，有一些人不想要什么移民协议。他们想在古巴和美国之间制造事端，要美国对古巴进行侵略。

因此，我想借此机会对这种新的挑衅和对抗蓄谋提出警告。

1995年5月2日，两国政府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作为前一份公报的附件。该声明内容如下：

“从现在起，美国在海上截获的古巴移民将被遣返回古巴。

“双方重申，共同承诺采取措施，防止用危险的方式离开古巴，因为这意味着人命的损失；双方并承诺反对与非法移民有关的暴力行为。”

这就是生效的两国间协议。但我们看到他们以危险的方式违反了移民协议，向希望从古巴合法移民的人发放极少量的签证。

我们回顾了背景情况，并解释了使我们到达这一地步的原因和条件，现在我将向你们介绍刑事审判的情况。

在古巴共进行了29次审判，几乎在古巴的每个省都进行了审判。75个人（其中74个是男子）受到起诉，被法院酌情判处6年至28年徒刑。因此，说有人被判死刑是不真实的，在这些案件中也无人被判无期徒刑。虽然按照其中一些人的行为，可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实际上，在全世界多数法律制度下，对他们所犯的罪行可以判更长的刑期。

这些刑事审判是根据1997年第五号法（《刑事诉讼法》）快速进行的。这里我想附带提出一些看法。

立即审判的制度并不新鲜，决不是古巴的发明，也不是只有古巴使用，绝非如此。这是100多个国家的法律规定，其中包括美国。事实上是由西班牙殖民政府传给古巴的。立即审判并不是在古巴革命期间出现的，它可以追溯到1888年的《刑事起诉法》，是西班牙殖民者、西班牙殖民政府传给古巴的。1888年的《刑事起诉法》作为古巴的刑事诉讼法在1973年之前一直适用。1973年通过了一些新规定，但采用了该法中的许多内容。目前古巴的商法仍然是殖民时代沿用过来的西班牙商法。奉行干涉政策的美国军政府在1900-1902年期间就采用立即审判的做法。因此，这一制度是我们继承的，也是普遍通用的。

立即审判意味着最高法院的院长有权缩短进行审判的时间，但绝不意味着对被告享受的权利保障进行限制。因此，我坚决反对说立即审判是一种没有权利保障的审判，或立即审判是古巴发明的制度。

在马查多和巴蒂斯塔血腥独裁统治之下的伪共和国也实行立即审判。美国政府支持并资助这一独裁统治，向他们提供军事和政治支持。尽管他们不常用或者不用这种做法，这种做法并不是唯一的措施，因为他们采用谋杀、使失踪以及针对反对者的犯罪等更加便捷的解决方法。

在拉丁美洲，美国支持那些使数十万人民失踪或被谋杀的军事独裁政权。他们也使用谋杀、使失踪等更加便捷的程序，因此不能指责古巴革命采用立即审判的做法。没有人可以或能够说出在古巴失踪者的姓名，被谋杀者的姓名，或在凌晨时分被逮捕、头上蒙着头罩、永远下落不明的人的姓名。然而，拉丁美洲尚未解决的失踪人员名单上有数十万个案例。没有人能够指责古巴做了这类事情！也没有人能够指责古巴制定了由美国立法所创立的秘密军事法庭等新制度。

因此，我坚持认为，完全遵守了正当的程序，都按照古巴法以及世界上普遍公认的原则尊重所有的被告人的全部保障。

我将在如下提出的六点论据中引用这些内容。

第一，所有的被告人都知道对他们的指控，都有机会在审判前对指控进行抗辩。他们还可以提出任何自认为有关的东西。有人说被告人在审判时才知道对自己的指控是违背事实的。这些被告人事先都获知对自己的指控，而且和古巴其他的被告人一样，都有机会就指控表达自己的观点。

第二，所有的被告人都行使了聘用律师的权利，根据古巴法，被告人的律师可以由被告人聘用，或在被告人没有聘用律师的情况下由法庭指派律师。

我要说明有 54 位律师参加了 29 次审判；有些律师代表不止一个被告人。

参加审判的 54 位律师中 44 位律师是由被告人及其家属指定的。我拒绝关于某些被告人在审判中没有得到合理辩护的说法；这违背事实。这么说的人是在撒谎。在 54 位律师中，被告人聘请了 44 位，占总数的 80%，法庭指派了 10 位。

第三，所有的被告人都行使了由原已设立的法庭审理的权利。没有特别设立特设法庭审判被告人。被告人也没有被速设军事法庭审判；说受军事法庭审判违背事实。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他们在原已设立的州法庭接受审判，指定的法官原本就在该法庭工作。没有一个法官是特别任命的，也没有一个法庭是特别设立的；那种说法是违背事实的。

因此，所有被告人，每一个被告人，都行使了在原已设立的法庭上由原本在该法庭工作的法官进行公开审理的权利。为被告人举行了口头诉讼，其中被告人行使表示意见的权利、回答辩方和控方的问题、证人和专家被传唤、辩护律师盘问证人包括专家。还进行了口头审理，因为我国法律不允许法庭在没有进行审理的情况下作出判决，而美国及其他法系是可以的，即被告可以服罪或做交易，并且可以不经过审判就进行判决。

在古巴审理是必须的，而且进行了审理。换言之，没有根据纸面对任何人作出审判，也没有任何人及其律师得不到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进行陈述。

口头审理是公开进行的。我拒绝进行了秘密审判的说法。平均每次审判都约有 100 人旁听。全部审理几乎有 3 000 人旁听，其中大多数是家属，证人和专家证人——数百证人和专家证人——每场审理平均 100 人，29 场审判几乎有 3 000 人旁听。因此我拒绝被告人在没有保障无人旁听的地方接受审判的说法；这种信息是谎言。

我现在必须作下列说明：曾有人说过：“在哈瓦那的外国外交官没有旁听审判。”我应当说，少数几个国家的外国外交官对这些事情特别感兴趣，我不知道为什么。而这被用作审判缺乏保障的例子。

谁能够说外国外交官有权去旁听没有自己国人受审的审判？即使有他的国家的公民受审，审判也将在没有外交代表的情况下进行。古巴的做法是在我国实施犯罪，如贩毒、恐怖主义或其他犯罪的外国人的案件必须审判。被告的原籍国的外交官员及领事一定有旁听及代表的权利。

为什么外国外交官要旁听古巴人接受古巴法庭的审判，而且控方、辩方律师和家属都是古巴人？该外国外交官在这里有什么监督工作要做？如果他们需要任何信息，可以向外交部提出，然后我们会决定提供什么信息。我们不给予他人我们自己尚未被给予的特权。法庭有权决定谁能旁听，谁不能旁听。

我要说明，我们没有忽视在哈瓦那的某些外国外交官的特权。除非由一个外国外交官的国民受审，否则该外国外交官没有任何理由旁听审判。

法庭决定是否对媒体开放，这是法庭的特权，我们尊重法庭的特权。法庭出于安全及组织的考虑同时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事件而决定限制几十万几百万的革命者旁听，这些革命者对那些不爱国、受雇佣者非常愤怒，他们想旁听不过也不能够旁听审判。但是审判时对被告人的身体及精神完整都有充分的保障，都有恰当的秩序，并且尊重被告的亲属和所有涉及到的人员。

我需要强调指出，这些是口头、公开和辩论式程序，这是法律的原则，允许被告人提出相反的意见。因此我断然拒绝审判中这些权利没有得到保障的说法。

第四，所有的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都行使了提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的权利，对这些证据和警方提出的证据得到同样的审查。所有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都行使了传唤自己证人的权利。辩护律师传唤了控方没有传唤的 28 位证人，法庭以压倒性多数当场决定其中 22 位为证人。

所有辩护律师事先都获知指控清单。发生在迈阿密五位受到不公正审判的古巴人的辩护律师身上的事情在这里不会发生。那些辩护律师直到现在在审判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之后仍然无法查阅控方提交的 80% 的文件，因为美国政府宣布这些文件是秘密文件。这种事情在这里没有发生。

在迈阿密的五位古巴人由于无法获知对他们的指控因此没有办法进行辩护准备，这种事情在这里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在这里没有发生，辩方律师在无法获知 80% 的控方指控的情况下进行辩论的事情也没有发生。这里的情况不是这样。

这些被告人中没有任何人在古巴也因为怕他们为审判作准备而被单独监禁。

第五，所有被告人都有权——并且在审判中被告知有权——向比对他们作出判决的法院更高的法院提出上诉，这里就是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这是按照古巴法审慎执行的被告人的权利。

第六，我说过我将提出六点论据。在审判的每个阶段都最透明及审慎地尊重每个被告人的人身安全、身体及精神完整。没有一丝一毫的证据可以怀疑有任何强迫、施压、威胁或勒索行为。无人可以指责我们有上述任何行为，因为我们讲道义，因为我们相信道德价值，我们的道德价值观使我们能前进到这样的地步，我们的人民也知道这一点。

现在我将就此问题向您提供昨天审判中一名被告人有关保障问题的意见。

（播放一段录像）

首席法官：进行陈述或者放弃，你想进行陈述吗？

被告人：想，我要进行陈述。

首席法官：自由陈述？

被告人：自由陈述。

首先法官：你可以开始了。

被告人：我建议你向我提问，就如你向 Miguel 提问那样，我建议法庭向我提问。

首席法官：你说过你想要自由陈述，就是不提任何问题。好吧，我要再说一遍，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不想回答，你可以告诉法庭，这是你的权利。

被告人：我想在法庭面前作证，在调查局，国家安全当局给我的待遇是恰当的。我们得到公平对待，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受到骚扰及迫害。

我们必须承认，官员、Villamarista 的高级指挥部以及那里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警卫和服务人员，都对我们很好，至少对我本人很好。我要这么说是因为我并没有和其他被告人联系。不过我想对这种恰当的待遇表示感谢，而且对我们每天可得到三次良好的医疗保健的机会表示感谢。在我们有任何病痛、或者出现任何健康问题的时候，医生就会到我们的牢房，如果有人高血压，或因为任何疼痛、牙痛等需要吃药时，医生就会到我们的身边。调查局一直很好地照顾我们。



他们允许我们的家属探视我们，每次给 15、20、25 分钟的时间，我们很感激，至少我本人很感激。我确实要表示感激。家属探视有调查员在场，但是我们可以自由交谈。我们还和自己的辩护律师有充分的接触，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和律师交谈。

我要在这里说明，任何有关 Villamarista 调查当局做法的虚假传闻都是谣言，不能说他们虐待任何人，骚扰任何人，或压制任何人。

**Felipe Pérez Roque**——我想对你们刚才看到的进行几点补充解释。我要说：共有 37 名被告人宣称曾以“独立记者”的身份工作。我看到某些出版物说我们逮捕了古巴主要的记者，说我们逮捕了古巴的知识分子。这非常荒谬、虚假，令我感到万分惊讶。

在这 37 名宣称多年从事“独立记者”工作同时担任美国政府驻古巴特工的被告人中，只有 4 名真正学习过新闻学，曾经在某段时间内做过记者。清楚了吗？37 名中只有 4 名。在古巴没有新闻学技术文凭之说，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没有。清楚了吗？

4 名被告曾经在某所大学学习过新闻学，而且在某段时间内曾经做过记者，37 名中只有 4 名。在 37 名中，总共有 14 名接受过某种大学教育，包括这 4 名，清楚了吗？因此请你们帮助我向那些明显被误导而非有恶意的人们解释清楚。

请帮助我们告诉他们，在古巴，除了有 157 位为外国媒体工作的记者——其中有些是他国的公民，有些是古巴人，共有 157 人，在场的就有多位，此外，目前在古巴做记者工作、拥有我国大学授予的五年制新闻学学位而且往往还有世界上其他大学院校的研究生学位的，一共有 2 175 名记者。请向人们解释清楚，今天到场的你们都是记者，而且还有目前为 548 家古巴媒体组织工作的 2 175 名古巴记者——一共是五百四十八家媒体，包括电台、电视台、印刷媒体，其中有 237 家媒体有数码版。这就是古巴的媒体现状，而并非某些受雇佣者按照他们老板的指示在《迈阿密先驱报》上所公布的那样，这一点我们过一会儿会再说。因为我们还有新闻要告诉你们，对吧？

好，让我们看一下我是否表达清楚了这个事实，即在 37 名被告中，只有 4 名曾经在某段时间内从事过记者工作，只有 14 位曾经上过大学。而且共有 2 000 多位古巴记者，157 位外国记者，他们都有学位，他们都从事记者工作，他们都有公认的职业。因此我们希望他们不要再侮辱我们的专业人员，侮辱你们大家。我们感激并尊重你们的工作，你们都是专业人员，向公众提供信息，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认可及支持。但是那些参与颠覆古巴阴谋的受雇佣者也使用记者的头衔，确实伤害了我们的感情。

另一方面我要说，在古巴有 60 000 多位经济学家及会计。有人说古巴主要的经济学家已经被指控，这是对我们智力的侮辱。共有 60 000 多位经济学家，没有一个被指控。清楚了吗？60 000 多位。

在古巴有 700 000 多名大学毕业生。当我看到有人宣称古巴最好的知识分子已经被控告，这让我想起我们的同志，在古典芭蕾、音乐、文学、诗歌、绘画、表演等方面的当代传奇人物，还有我们德高望重的记者们，我们的作家们。这种说法无视这些人物的存在，这种做法将古巴知识分子限于一小撮人，一小撮几乎没有大学毕业生的人，一小撮几乎没有知识分子的人，一小撮曾经在某段时间从事过记者行业的人。这种说法对我来说，是对我们人民教育和文化事业的侮辱。

因此，请帮助我们向人们澄清，不是所有的古巴大学毕业生都被审判，在古巴一共有 700 000 多名大学毕业生。虽然我这么说，我们并没有真正受到上述谎言的干扰。你们知道，我们不能让自己的耐心被耗尽，我们不能让自己被那些说法所激怒。不过我们相信应该诚实地说出事实真相，而不管某些人可能对古巴怀有什么样的立场或观点。

最后就这一问题，我想说检察官使用了古巴立法的如下条款，这些法律是古巴已有的法律。没有一个被告人是按照在他被指控之后通过的法律审判的。这是一个法制国家；这是一个由有信誉的机构开展工作的国家。

检察官适用了 1987 年第 62 号法《古巴刑法典》第 91 条，该法又来自西班牙刑法典。自从古巴还是西班牙一个殖民地的时候起，该条条文就是古巴刑法的一部分。该条在《美国刑法》中也几乎有同样的表述。该条规定：“任何反对国家独立或领土完整的行动。任何人为外国利益实施行动企图危害古巴国家独立或其领土完整，将被判处 10 至 20 年有期徒刑并剥夺自由权利，或者死刑。”

这一条文引自《1936 年古巴社会保卫法》，该法也来自西班牙立法。清楚了吗？

我们认为，检察官也认为，古巴人民也认为，任何接受一个外国大国的金钱、支持封锁、帮助传播有偏见的信息为封锁辩护的人；任何为一个外国大国服务而实施行动的人；任何提供有利于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实施的信息的人，都是为一个外国大国服务而实施行动，因此我们的法律将为我们服务，保卫我们不遭受这些行为。

有人说我们以前没有这么做？这是事实。我已经说过，我们一直很有耐心，我们一直很容忍。但是我们被迫保卫自己。

此外，检察官还适用了《有关保护古巴国家独立及经济的第 88 号法》的几个条文。这是对抗赫尔姆斯-伯顿法的法律。古巴不是宣布在其领土内勾结赫尔姆斯-伯顿法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唯一国家。加拿大也有此立法。在加拿大，勾结

或顺从赫尔姆斯-伯顿法的行为构成犯罪。欧洲联盟通过一项条例，其他国家，墨西哥、阿根廷，都通过法律将勾结或顺从赫尔姆斯-伯顿法的行为定为惩处的犯罪。在这些国家依据对抗法，勾结赫尔姆斯-伯顿法案的行为构成犯罪。防止法是针对赫尔姆斯-伯顿法治外法权性质而提出的合法保卫措施。我们怎么可能没有法律来保卫自己？援引了这一法律。

有人说这些被告人是良心犯，他们被指控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或言论，我断然拒绝这种说法。在此处审判的是法律规定为犯罪的行动和行为，我们不对思想进行审判。我们通过思想来赢得思想战的胜利。荷塞·马丁曾经说过，我们在思想领域非常强大。我们惩罚的是行动和行为。

我这里有《关于保护古巴国家独立及经济的第 88 号法》的条款：

第 5.1 条“任何人谋求信息，用于实施针对我们人民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封锁以及经济战，旨在破坏国内秩序，动摇国家、消灭社会主义国家和破坏古巴的独立，将受到剥夺自由的惩罚。

第 6.1 条“任何人收集、复制、传播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及其机构、代表机关、官员或任何外国实体的颠覆性材料，旨在支持赫尔姆斯-伯顿法、封锁及经济战的目标，将受到……”有人说这些被告人是因为在自己家里看了马克吐温的书，是因为拥有《汤姆索亚历险记》或《圣经》而被捕。这些指控是对我们的攻击，是对事实真相的侮辱。

在古巴传播美国政府的宣传材料、有关进行内部颠覆的手册、赞成对古巴进行封锁的文章，为什么不能构成犯罪？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保卫自己，反对历史上最长的封锁？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有权保卫自决权利，选择本国制度的权利，我国法律有权规定那些有利于侵略我国的任何行为或行动构成犯罪，这些行为从海外得到资助，因此构成犯罪。

没有人为此遭到杀害，没有人为此受到酷刑，但是我们惩罚这些人，我们的人民要求我们坚决保卫革命。我们的公众看到如何抓获到达那里的飞机和船只；他们看到受过重武器训练攻击我国的团伙在佛罗里达逍遥法外；他们在数十年的恐怖主义行为中失去亲人。我们为什么不应该保卫自己？

我在此援引我们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所拥有的合法保卫权。我们是经济、政治和宣传战的受害者。任何在古巴境内配合上述目的的人必须知道他们是在犯罪。

第七条“任何旨在实现赫尔姆斯-伯顿法目标的人”——我们已经看到赫尔姆斯-伯顿法资助颠覆行动——“支持封锁及经济战，采用任何手段与外国电台或电视台、新闻报纸、杂志或其他媒体勾结……”我们在这里不是指外国记者，法律对此非常明确，我们知道所指的人是那些得到资助并按照指示写文章的记

者，他们要求欧洲联盟不得接纳古巴加入科托努协定，好像这对古巴非常重要——我后面会谈到这个问题——好像他们可以向古巴施加压力，古巴已经承受了40余年的封锁，从来没有屈服于任何压力。

这些人宣传这些，书写这些；这些人要求人权委员会谴责古巴，人权委员会被用作经济封锁辩护的工具。这些人要求继续进行封锁，因为他们说“条件尚未成熟”。就是这些人被收买来做这些事情，生活优裕，这一点过一会儿大家会看到。

因此适用了《有关保护古巴国家独立及经济的第88号法》以及古巴刑法典的条款。

同时，还有非常充分的证据，物质证据，专家证人和其他证人证词。例如古巴中央银行的专家证人向其中一个法庭展示美国政府及机构将钱输送给他们在古巴的特工的方法。这笔脏款的来路非常清楚，我们知道这笔钱是如何以家庭汇款的名义通过美国政府的掩护机关、和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团体、机构流入古巴的，是走私进来的，我们掌握全部详情。这是美国国际发展局的公共资金，我们现在说的不是特勤的钱，而是由美国利益照管处直接转过来的钱。

除了上述信息，我现在想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

美国政府在制造这些团体、指挥这些团体、资助这些团体、激励和保护古巴境内的这些雇佣团体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正是哈瓦那美国利益科——审判时充分证明了这点——制造、指导、资助、激励和保护在古巴建立特务和从事颠覆。美国凭的是什​​么？凭的是履行《赫尔姆斯-伯顿法案》。

第109款说：“授权支助民主和人权团体。”

“授权美国总统提供援助”，即是说提供金钱；提供美国纳税人的钱，“并向古巴境内个人和组织提供其他支助……。”

《赫尔姆斯-伯顿法案》第115款：“本法案对美国政府合法——不是很怪吗？——活动的影响。”

“本法案不得”——换句话说，这里完全没有提到美国政府和总统必须通过美援署提供支助——“禁止美国合法执法机构或情报机构从事任何经合法授权的调查、”——看看这些有趣的修辞——“保护或情报活动。”

这是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混淆，以免有任何人以为现在向古巴提供金钱和组织异议者的唯一方式是通过合法途径。议员们、赫尔姆斯参议员和伯顿众议员确保条文清楚表明，两者不能相混，也就是说，情报机构能够继续通过秘密渠道提供金钱、资金等。

这就是他们在古巴所做的工作。他们试图把这项工作装扮成从古巴、从他们所号称的古巴“民间”自发的运动，无视于古巴有2 000个以上的非政府组织和协会，从厨师协会到妇女组织、环保团体、思想库、青年组织、学生组织都有，代表着古巴最丰富多彩的社会和经济活动部门。这真的只是在侮辱这些组织及其数以万计和十万计——有时甚至是百万计——的成员。

他们在这里做什么？他们把这说成古巴反对运动的出现，但实际上是想按照《赫尔姆斯-伯顿法案》捏造一个依靠国外资助的反对行动。

我们40多年来不能不捍卫我们的革命，我们听到卡森先生在迈阿密宣称：“古巴的未来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我们需要他们古巴境内和境外的人同意这点。”他是说那些与巴蒂斯塔的支持者同样想法的人会回来这里，要求索回他们从人民手中偷走和被革命国有化了的财富。

我们记得这正是他们向那些为古巴独立而战的爱国者说过并通过美国国会的一项决议宣布过的话：“古巴必须完全真正自由，”然后将古巴军事占领，实施普拉特《修正案》，再将古巴的自然资源偷走。

当我们听到卡森先生说的话时，我们想起他们现在也说：“伊拉克的未来掌握在伊拉克人的手中，”我猜想这可能包括油井的管理和新的石油合同。

我们对捍卫我们的主权经验丰富，我们不相信这种神话故事。我们知道颠覆行动是在国外打造的，他们试图在这里制造木马屠城。因此，我们遵照法律与道德行使我们的主权，与其合法对抗，绝不借助于绑架和暗杀之类的手段，绝不制造行刑队，绝不侵犯任何人的身体和人格。

我已经说过哈瓦那美国利益科制造了异议团体，组织了这些团体，现在我还是坚持这点。这张是审判时提呈的照片之一。（他将照片展示）提呈的照片数以百计。

这张是卡森先生担任被认可的驻哈瓦那外交官时在建立古巴自由党青年支部的照片。难以想象他是古巴的一个党的创始人。令人惊讶，一个外国公民创建了古巴的一个党。世界上没有任何立法容许外国公民在一个国家境内建党。不过，这就是他，在建立青年支部的时候被照相机拍到了。换句话说，他不只是在建党，而且是在这里建立青年支部，或建立试图在2080年或2091年推翻革命的下一代。看样子，这将是一场长久的战争。

这张是他在组织委员会开会时的照片，照片中有四个人，这四个人是正在成立的新团体的成员。这张是他与这个新运动的全体成员在一起，在集会，这是其中四个人，这个人就是卡森先生，看起来非常文雅。你看这就是起居室的桌子，有好几盘火腿、一些杯子，当然要有一些喝的给他们止渴，对不对？这个人就是他。

美国利益科制造了古巴的这些团体。我坚持这点，在审判中已经得到证实。

我要重复，我绝不是把政府行动、美国政府一些特务的行动和美国在哈瓦那的一名外交官的行动混淆起来；我不是要把这点与美国人民对古巴的态度弄混。我把两者很清楚区分，我们当中没有人被反美的虫子咬到，我们也没有在培养仇恨或沙文主义。但我们用与世界团结与共和尊重世界所有人民——包括美国人民——的同样热情捍卫我们的独立权利，捍卫我们的家园。

这里还有其他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自由通行证，一部分被雇佣的人早晚任何时候进入哈瓦那美国利益科的自由进入通行证；他们只要亮出通行证就行了。

我们古巴人是进不了的，因为设有保护的机制。另外，古巴人已经越来越难进入：他们要按指纹，被搜查，被搜身。

不过，有些人是不必这样做的。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Oscar Elias Biscet 先生有一张早晚任何时候的自由进入通行证。Héctor Palacios 也有一张自由进入通行证。

本土安全部实施的强化了美国官方建筑物的保护措施——这是对 911 恐怖主义行为的合理反应——的新限制，使得越过边境益发困难，但对这些人来说，并非如此，因为他们在那里有官方身份。他们可以像卡森先生一样直接进入，只要亮出他们的通行证就可直接进入。因为那里都知道他们了，我想那里迟早只会告诉他们：“进来吧。”这是真的。

问题是，一个普通一般的古巴人，怎么能够畅通无阻地进入，有科长签发的官方通行证，可以在早晚任何时候进入古巴美国利益科的任何地方？你似乎必须是一位关系很密的人，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这类的通行证或可能性。我到大使馆时会事先通知大使，由他授权门口的人让我进去。即使是保护使馆的古巴警卫人员也要通知。

这是在庆祝的另一张照片（他展示了一张照片）。这是 Vicky Huddleston 夫人，每个人都笑着，祝愿她在马里的新任务顺利，她被任命为那里的大使。他们祝愿她的工作和有关的一切都很圆满。他们在交谈，会议已经结束，还有几位利益科的其他官员。

因此，我们很清楚利益科在制造这些团体方面的责任。

这是另一张照片，我不想让你们感到无聊，这是另一张有趣的照片。你们看到一张桌子，许多照片和一张桌子。有几幅美国小国旗，看起来像是一场招待会，这是一个瓶子，我觉得像是 Baccardi 牌子的朗姆酒瓶子。我差不多可以肯定它就是 Baccardi 的瓶子。是的，有瓶子，有庆祝会，有照片。想要推翻古巴革命的计划就是这样订出来的。

卡森先生应当知道我们很清楚，他在抵达古巴之前应当已经知道，我们已经在处理这类的事情。是的，他可能坚持努力实现他的目标，但是他应当知道事情不是很简单，因为他不是在跟天真的人、在维护自己的主权和独立方面没有经验的人打交道。

我已经说过美国政府指挥这些团体。现在我要说，美国政府资助了他们。给这些团体的钱是美国政府官方的钱。这只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美援署）的计划；他们已经说过，他们给的只是最小的部分。

“为加强声援全世界的古巴活跃人士，”让他们旅行、获奖和获得认可，2002年共拨款 8 099 181 美元。在与古巴关系正常的气氛下，如果美国国际开发署将这笔钱专门用于加强古巴人民的真正经济和社会福利，古巴就可使用这笔钱建盖学校、整修综合诊所、建造房屋；但是这笔钱却用于颠覆活动。

并不是我们要这笔钱，远非如此，也不是我们需要这笔钱。尽管他们对我们施加封锁，我们仍在发展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知道这点，我们在对抗困难。

“帮助建立古巴的独立非政府组织”，1 602 000 美元；“让独立记者发声”，2 027 000 美元；“计划古巴的过渡”2 132 000 美元；“评估”计划如何进行，335 000 美元。他们怎样做到这些？通过在美国设立领取这笔钱和将其中的大部分留着自己花用的团体，因为在商言商嘛。然后，将部分的钱送给在古巴的这些团体。

自由古巴中心在 2002 年收到了 2 300 000 美元。它收到人权团体的资料，然后发送出去，分发出去；内部异见工作组收到 250 000 美元；负责古巴过渡计划，换句话说，参与最战略性领域的自由之家——Frank Calzon 就在里面——领取 1 325 000 美元；促进古巴民主研究所……所有这些团体都在迈阿密。几个在华盛顿，但多数在迈阿密。那里一直都有很多脑子转得快的古巴人，他们知道有一部分钱是不用说明怎样花掉的，因此直接变成了“代理费”，其余的就送到这里。

国际共和党研究所是奖品和国外旅行团的组织者之一，是全世界获奖者当中的一些“杰出”爱国者旅行的资助者之一；异议支援团，1 200 000 美元。他们在四处活动。基本上就是这些团体。

古巴网接收新闻报道和发布这些报道，98 000 美元；他们的预算遭到削减；美洲国际劳工团结中心——看看他们在干些什么，致力于“劝阻外国投资者不要投资古巴”，这就是他们公开的社会目标——每年从美国政府领取 168 575 美元。

这就是这些钱的出处，当然是来自特务机构。

钱怎么进来？举例来说，设在迈阿密的所谓的异议支援团的主席 Frank Hernández Trujillo 很自然在 2001 年领取了 400 000 美元，这只是美援署给的

钱。在 2002 年美援署给的增加两倍到 1 200 000 美元。美国政府官方网站公布了这个情况。他领到的钱做什么？他通过走私送东西，或是通过要来这里的人带来。

我这里有他的一份名单，因为他必须说明他的开支情况——这份名单是在审判调查时没收到的——，这就是他的名单之一，其中解释了钱是用来做什么。那么看看我们有什么：电脑、编号，真的，完全专业化。这里是古巴境内的人员姓名，这些想要实现过渡和为古巴的“民主”而战的“爱国者”。每个姓名旁边是他们收到的钱和在这里怎样花用。换句话说，Frank 必须说：“我给了他钱，钱这样用，那样用。”这里是走私进入古巴的东西清单，若干集装箱，违反了海关规定。

杂七杂八，两盏灯。灯、录像机、录像机、两盏灯、给 Armando Villar 的特别包裹。给 Angel Jiménez 的电炉。电话、电话、电话。给 Marta Beatriz Roque 的 1 号包。

有几袋包裹，像装有各种东西的“礼品袋”，这包叫 1 号包。

Ana María Espinosa Escabillo 收到的是一套锅子和平底锅（笑声），用来在古巴争取民主。灯、电视、录像机、包裹、包裹。食物和药品包裹。

必须指出，这些团体所做工作的最大的讽刺之一是，美国政府帮助他们取得食物和药品，这样他们在活动的邻里中就可以利用物品的短缺，和利用尽管我们作出了种种努力仍不能保证某些医药的供应的这些年当中需要和极度想要找到这些药品父母亲们。他们利用这点展开他们的招募工作，作为让别人欠他们人情的一种方式，而他们已经设立了所谓的“分发中心”，分发恰恰是因为他们帮助维持的美国的封锁人们通常无法取得的食物和药品。

真是十足的讽刺。这里的東西有：金钱、金钱、电视、灯、21 件包装的锅子——没有说用来做什么——和婴儿全套用品。这是 Idelfonso Hidalgo 收到的，婴儿全套用品。我们不知道这与古巴的“民主斗争”有什么关系。这就是这些团体中的一个。花这钟钱过日子的钱。他们多数人不工作。他们年复一年地这样过日子。

还有其他有趣的东西：交钱的收据；也就是钱收到的证据。这是 Héctor Palacios 发给其他人的钱，也是非法从波多黎各运到古巴的钱。这是 Héctor Palacios 先生写给波多黎各负责这项资助活动的那位先生的信，他叫 Enrique Blanco，信签签头上印着古巴独立图书馆的名称。

“2002 年 8 月 1 日

Enrique Blanco 先生：



“兹附上收据以证明你交给我和交代我怎样使用的钱的开支情况。”不是很清楚了吗？我向你报告我怎样使用你交给我的钱，我怎样按照你的指示行事，寄到以波多黎各为基地的这位先生的手中。

“款项中还剩下 160 美元，将冻结使用，直到收到你进一步的指示为止。”钱算得分毫不差，看来是遵守公认的会计原则。

“你真诚的朋友，Héctor Palacios。”

这里是收据、帐单。

“兹证明交给玛坦萨斯省协调人 Iván Hernández Carrillo 先生 30 美元。”30 美元在古巴是很多的钱，因为这些人当中没有人用这些美元付保健费、送小孩上学、在老的时候领养老金；所有这些人只要花一个比索就可在球场享受一场棒球赛，因此 30 美元是很高的薪水，这些人可以活得像美国公司的主管——“作为对独立图书馆项目的援助……。”东西还很多，一大堆的收据、帐单（他展示了帐单），证明钱是从哪里来。

这里有个叫 Oscar Espinosa Chepe 的一位先生，我们外交部有些人记得这个名字。根据收据和帐单，2002 年 1 月到 2003 年 1 月之间，这位先生收到了 7 154 美元。我想这是比这里几乎所有辛苦赚钱的认真记者收到的都还要多的钱，是 7 154 美元。在他家里，他把钱藏在西装里子中间，谁知道为什么。这是辛苦赚来的钱，古巴并不禁止拥有硬货币，你可以把钱放在银行赚利息——除了一年 7 000 美元之外，他的储蓄有 13 660 美元。他已经大概十年没有工作了。他从哪里拿到钱补偿他拿出要他出版的东西？

他从古巴网得到钱。我已经说过，古巴网在 2001 年收到了 343 000 美元，2002 年又收到 800 000 美元以上。

现在来看真正有趣的一些东西。这是 Oscar Manuel Espinosa Chepe 收到钱的记录：1 月 14 日，165 美元；2 月 15 日，220 美元；3 月 14 日，140 美元；7 月 23 日，1 750 美元，8 月 22 日，1 996 美元，9 月 16 日，1 923 美元。这是他收到的所有付款的记录。

Héctor Palacios 家中藏将近乎 5 000 美元。任何人都可藏有美元，谁知道为什么他把钱藏在药瓶里面。如果是老老实实赚到的钱，他没有理由藏起来。我要指出，在这些审判钱开展的工作当中，总共没收了几万美元，很奇怪的是只有 1 200 古巴比索。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是没有工作的，他们没在古巴工作，他们没有职业，他们这样过日子，靠“为自由民主而战”过日子。

你们可以看到，“自由民主斗争”的所有金钱核算都是使用美元，在所有这些人的家中，从他们所有的家当中，只找到了 1 200 古巴比索。我认为，我必须说出来，我设法克制自己，不要动怒，你们会明白这点，我们的人民是明白的，

在古巴，有数十万个医生和数十万个教授节节俭俭地工作，造福人民，为人民服务，保证他们享有今天世界上数百万人无法保证得到的基本的人权，保证他们享有无法保证得到保健权的4 000万美国公民享受不到的保健权，保证他们享有世界上几乎9亿不能读不能写的人无法享有的教育权，但知道有人领取金钱这样过日子，为外国服务，打击自己的人民，这是多么令人愤怒。看到这些人“为民主而战”，真的是令人……。

现在我要大家看看审判时 Osvaldo Alfonso 先生自愿提供的证词，过去几天大家都一再听到他的名字了。

（放映一部录相带）。

**主审法官**——法律保障你作证或不作证的权力。你愿意作证吗？

**Osvaldo Alfonso Valdés**——是的，我愿意。

**主审法官**——你愿意自由表达你自己吗？

**Osvaldo Alfonso Valdés**——是的。

**主审法官**——说下去。

**Osvaldo Alfonso Valdés**——我可不可以宣读我的声明？

**主审法官**——可以。

**Osvaldo Alfonso Valdés**——我，Osvaldo Alfonso Valdés，承认我们在从事反对工作时，可能被美国利益科的官员利用了，也就是说在我们打算从事和平斗争时，我们这样那样地呼应了美国的利益。

我们知道我们收到的用到我们工作的资源来自该国政府批准的资金。我记得有一次与美援署的一名官员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他是来核实他的办公室资源是否送到了我们手中的。当时考虑了若干可供选择的途径，以便将这些资源送到我们手中，有些被同意，有些不被同意，因为那样会明显表明我们是受到美国利益科的支助，这是我们要否认的。有些人提议通过国外的代表送钱，这样不会表明美国政府与反对行动之间有直接关联。他问我们打算对伊比利亚-美洲首脑会议做些什么，是不是要送去任何文件。还谈到了必须加强国内异见者之间的团结。

当时的一个建议是，我们必须与从前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见面，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的人，因为他们的经验对我们打击目前掌权的古巴社会主义政权会非常有用。

代表美国利益科参加这次会议的是 Vicky Huddleston 夫人，她的姓我不是记得很清楚，我想可能是 Muller；代表古巴的人当中有 Jesús Llanes Pelletier 先生，后来他去世了。

我承认我从设在迈阿密的组织收到资金和物资援助，这些资源来自美国政府，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在为这些利益服务。

**Felipe Pérez Roque**——这是他在末了作出的声明，当时他们告诉他“你有权作证或不作证，你要不要作证？”“是的，我可以宣读吗？”“是的。”这是他说过的话。

这是交给这位先生的钱的收据（他展示了这张收据）。

“兹确认交给团结如一组织报告员委员会成员 Osvaldo Alfonso 先生 400 美元，这笔钱是作为古巴民主行动的兄弟们的人道主义援助送给他的。古巴民主行动是设在迈阿密的一个组织，该组织在 2002 年从美国国际开发署领取了 400 000 万美元。

这里是很有趣的其他东西。

这是 Carlos Alberto Montaner 送的一封信（他宣读了这封信）。

他说：“亲爱的 Osvaldo，这里是 200 美元。”——2001 年 1 月 26 日——“可惜没太多话好说，除了我们都知道的外，也就是古巴政权越来越严厉了，每个人都眼睛盯着菲德尔的死去。我们等着瞧。很可悲，但事情就是如此。真诚的，Carlos Alberto Montaner。”

就是这样，时间是 2001 年 1 月 26 日：200 美元。

两个月后的 3 月 22 日：他说：“亲爱的 Osvaldo，你认识的一个朋友很好心地给你送上 30 000 比塞塔。”我想当时欧元还不是正式货币。“你很快将收到西班牙一些高层朋友的电话，讨论 Varela 项目。我建议在这个新的构想中放进五个名字：Payá、Alfonso、Arcos、Raúl Rivero 和 Tania Quintero。”

我要重复一下：“你很快将收到西班牙一些高层朋友的电话，讨论 Varela 项目。”2001 年 3 月 22 日。“我建议在这个新的构想中放进五个名字：Payá、Alfonso、Arcos、Raúl Rivero 和 Tania Quintero。我送上我最好的祝愿和一份 Encuentro 杂志。Carlos Alberto Montaner。”

两天后，2001 年 3 月 24 日：“亲爱的 Osvaldo，有位共同的朋友很好心地给你带上 200 美元”——这是送上 30 000 比塞塔后两天，可能有现金流动问题，你们知道这种事有时难说——“和 Raul 将给你的私人音讯。你收到这张条子后，打电话到西班牙给我。真诚的，Carlos Alberto Montaner。”他是在迈阿密、古巴和马德里被很了解他情况的人公开确认和招认的一名中央情报局特务。

这是提供金钱背后的故事。我说是他们制造这些人，我说是他们指挥这些人。我说是他们资助这些人，我说是他们激励和保护这些人。

现在我要读的这封信确实是十分令人惊讶的。我们是在看迈阿密的一项电视报道时才第一次发现它的。原来在电视上拿出信读给迈阿密新闻界听的这位路易斯·苏尼加就是参与资助在哈瓦那的旅馆放置炸弹要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统的恐怖分子及美籍古巴人全国基金会军事支部成员，也是这些年来代表设在迈阿密各集团出席人权委员会的人。让我们看一看电视第 51 台是怎样报道的：

“尽管国家正处于战争”，——这是在 2003 年 3 月 27 日——“但是布什总统还是以写信给囚禁在古巴的知名反对派领袖的形式表达了有力的支持，这显示出白宫没有忘记这些持不同政见者。Juan Manuel Cao 说这并不是布什总统的唯一表示”。

我想这是与他访问南方指挥部配合的，而且想想看那里聚集了那么多流氓，他需要和他们做点什么事情。

Juan Manuel Cao 说，“希望的钟声已为古巴的持不同政见者敲响。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往巴格达的途中停下来写信支持古巴囚犯 Oscar Elias Biscet”，这实在是令人感动的事情。

接着 Luis Zúñiga 上来，读了一段摘要说：“你的努力和你的榜样体现了民主价值包括自决……”。布什总统讲民主和自决；相形之下，Kafka 是无法与他相比的。我们的好奇心使我们去寻找这封信的全文。我们找到了，就在这里（他拿给大家看）。

3 月 26 日的信的上款是 Biscet 博士台鉴，“下款是”美国总统乔治·布什。

“恭喜你得到国际共和协会的表彰”，我们所看到的在 2002 年获得了 1 600 000 美元，也是在欧洲安排奖项及去接受表彰的旅行，用这个钱来创造奖项的。

“恭喜你得到国际共和协会的表彰，得到他们颁发的人民民主奖。你的努力和榜样体现了民主价值包括自决……劳拉和我继续为你祈祷……诚恳的，乔治·布什”。

我从来没有看到布什总统写信祝贺例如 Concepción Campa 博士——人称 Conchita。他是古巴研制出预防脑膜炎球菌脑膜炎疫苗的研究小组的首席研究员。这种疫苗是世界仅有的，由于这项研究成果，多年来古巴已经没有一个儿童死于这种病，而且世界各地用了数以百万计的这种疫苗。他因为这项成果获得了这个领域声誉最隆的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颁发的一项国际奖项。但是有没有人看见过布什总统写信祝贺他呢？我就没有看见过。

我没有看见过布什总统写信祝贺过获得世界冠军或奥林匹克冠军并已到退休年龄的古巴运动员。相反，我看见过他们怎样拒绝发签证给我们的国家摔跤团，不让他们这些为参赛准备了两年的运动员参加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摔跤冠军赛。

所以，我对布什总统写信给那个古巴人有点吃惊，因为他从来不写信给任何科学家、作家、记者、杰出的古巴人、艺术界、科学界、文化界和产业界人士。我不见他写信给 LAZO 同志祝贺他消灭了哈瓦那市的埃及伊蚊，保证了首都以至全国人民的健康。

所以在我看到布什先生在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去迈阿密安抚公众舆论时写信给 Oscar Elias Biscet 先生，我必然地感到怀疑。

我们还有一个例子，就是 Manuel Márquez Sterling 记者协会出版的 2002 年 12 月一期的《Revista de Cuba》（他展示给大家看）。有没有人能猜出这份杂志是在哪里出版的呢？我给你一个提示：不是外交部出版的（笑声）。他们会在哪儿出版 Manuel Márquez Sterling 记者协会的《Revista de Cuba》杂志呢？你猜得越来越接近了。对，在哈瓦那的美国利益区！就是这样，每一期都在那儿印。换句话说，美国利益区就象印刷厂一样，你可以说就象出版“独立的古巴记者”的那家出版社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说这些是非政府组织的时候，我一直澄清说它们是政府组织，因为它们是属于美国政府的，是为其服务的。

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份《El Disidente》杂志——这是另一个事件了。美国利益区为其分发，但不为其印刷——它是在波多黎各印刷的。这份杂志在波多黎各获得美国政府 60 000 美元的出版费，杂志是通过外交邮袋送来古巴的，再由利益区去分发。杂志叫 El Disidente、La carta de Cuba，还有其他小册子，全部由他们分发。

我想我给了你们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最后，下面我们要告诉大家两个证词，相信你们会感到兴趣的。现在让我们来看吧——不长。

**检察官**——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名字，在何处居住，什么职业？

**Néstor Baguer**——好的。我名叫 Néstor Baguer Sánchez Galarraga，住 Centro Habana，我的职业是记者，并且从 1960 年起为国家安全部工作。

**检察官**——你在国家安全部用的是什麼名字？

**Néstor Baguer**——Octavio。

**检察官**——我们就叫他 Octavio 吧。

**Néstor Baguer**，如果你参与了这种活动，可否请你告诉我们独立记者协会的来龙去脉。

**Néstor Baguer**——这是反革命的人向我建议的，因为首先他们需要一个记者。但我把它当作国家安全的事来做，这样，至少情报不会落在会造成很大破坏的人手上，我能减少这种伤害。

**检察官**——这也帮助你获得情报，会把想通敌的人引来你那儿，是吗？

**Néstor Baguer**——没错。

**检察官**——你们怎样运作？这种情报怎样送出境？

**Néstor Baguer**——第一点：把我弄进去的是美国利益区。我不认得那里的任何人，他们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叫我去他们那儿谈，表现得对我很感兴趣；他们说会从各方面支持我的工作。这之后，那些记者就来了。我说是记者，但来的三、四十名记者中，只有两个真的是记者。我是其一。仅此而已。因为我可以告诉你，在自称为独立记者的 100 来人中，专业记者不超过 5、6 人。其余都是受雇的枪手，拿了钱去诽谤，撒谎、侮辱、对我们的国家元首和政府表示不敬。他们不是记者，他们是新闻恐怖分子。

**检察官**——他们炮制的情报由谁送出去？

**Néstor Baguer**——他们送来给我，然后我——由于我有电话线，直接连接的，我就直接与 Radio Marti 谈，但他们来自美国，是古巴反革命分子成立机构来支援在古巴的我们的。

**检察官**——那是什么样的机构？你记得任何这些机构的名字吗？

**Néstor Baguer**——当然。有 CUBANET, CubaPress——唉，就象雨后春笋。

**检察官**——Néstor，你用了“受雇的枪手”这样的字眼。

**Néstor Baguer**——是的。

**检察官**——也就是说，有人付钱给他们。

**Néstor Baguer**——当然。

**检察官**——这些钱是怎么付的？

**Néstor Baguer**——我解释给你听。他们——美国政府——给几百万。我有数字，我可以证明。例如，CUBANET 的工作酬劳是两、三百万美元。例如，我的机构替 CUBANET 工作。

**检察官**——他们用什么方法寄钱？

**Néstor Baguer**——例如，大多数用 TRANSCARD 卡。有的因为数额大就通过邮寄——他们叫这做运送人。大使馆给很多东西，也就是礼物，搞许多晚会，许多小的东西——小袋里装着已经调到 MARTI 无线电台的袖珍收音机，还有录音机、照相机。基本上给你工作所需的一切。你在他们要接待访客的日子去那里，他们给你个晚会，然后带你去个房间，里面有好几百个邮包，满载礼物，随便你挑——不是挑一两件，而是随便你拿。有的人就拿八个十个邮包，因为这些小收

音机挺别致的，质量很好，可卖 20 美元一个。他们就留一个，其他都卖了。那些录音机也是这样。今天的录音机生意很容易做，很快就可出手。

**检察官**——现在你去美国利益区，他们会让你知道一点你该在这里做什么吗？

**Néstor Baguer**——他们会告诉你写什么主题。“你应当写这个，写粮食短缺、停电、交通问题、医药短缺、病人在医院的待遇、犯人在监狱里的待遇”。换句话说，他们告诉你他们感兴趣的~~主题~~——不是古巴感兴趣的~~主题~~，而是他们想要在海外发表的。

**检察官**——你主要与美国利益区里哪个官员联系？

**Néstor Baguer**——一直都是新闻和宣传科的头和他的副手。这些事是他们管的。

**检察官**——讲到他们付你的钱——刚才你讲的。在通过不同途径送来时，小组不同的成员会不会因为这些钱的损失、遗失、分享而有误差？

**Néstor Baguer**——不仅有误差，还有偷窃，他们互相偷钱。有的记者做了六个月都没有得到一分钱。当他们调查后才发现钱是被该机构寄到古巴去，但由于一直都是寄给该小组的头，他就自己拿了。最近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有人把寄给所有记者的六个月的钱自己留下来了。

**检察官**——你讲的是哪一个情况？

**Néstor Baguer**——一个名叫 Jorge Olivera 的自你伊格的记者。他把寄给他工作了 6 个月的人的钱拿去了。

**检察官**——Néstor Baguer，假如你能够的话，我们想请你告诉我们在进行所有这些活动的时候你与美国利益区哪些主要官员打交道。

**Néstor Baguer**——好的。第一位是 Kozack，然后是 Vicky，最后是 Cason——现在是他在那里。当然，还有新闻与宣传部的那些人。现在他们把 Gallegos 调到那里；以前那里有几个人，例如 Beagle。他们有几十人，因为他们人事变动很快。因此我与好一些人打过交道，包括妇女——其中一位叫 Mary，她嫁给了阿根廷人，西班牙语讲的很好。换句话说，我与在美国利益区工作过的所有人都打过交道。

**检察官**——你是怎么样进入那个区呢？

**Néstor Baguer**——你要跟他们要一个通行证。他们会给你一个只能在某一天某一个时候用的通行证。不过我的是一个特别通行证，叫做无限制通行证。这意味着我什么时候哪一天都可以去。



**检察官**——这些官员给你安排了什么主要的活动——他们也参与的那一种？或者说，他们会为你这样的记者安排哪些种类的活动？

**Néstor Baguer**——凡是有古巴人出席的集会，他们全都来，还带了妻子。因为他们就想跟尽量多的古巴人交谈，看看能够招到什么人。“店里和市场上东西的价格如何？有没有什么短缺的？”

**检察官**——当你去美国利益区办事处的时候，你有没有机会作任何记者可做的工作，或者接触信息？

**Néstor Baguer**——那里有个因特网房间，里面摆满电脑，你可以用。举例来说，我不需要预订就可以使用这些电脑，但是古巴记者就需要预订；他们会安排他们在某一天使用两个小时。

**检察官**——你所讲的这个房间，你有没有可能从那里取出任何出版物呢？

**Néstor Baguer**——他们一直都寄这些出版物给我；是寄到我家的。摆放到那里的所有出版物——报纸、杂志——他们都寄到我家去。

**检察官**——3月14日的那一次集会你在不在场？

**Néstor Baguer**——在。

**检察官**——那次集会的目的是什么？确切的集会地点在哪里？

**Néstor Baguer**——是在 Cason 先生的居所的饭厅——也就是在他家里。然后我们分成三组：第一组讲记者的职业道德，由我主持；第二组讲与外国新闻界的联系和关系；第三组还讨论要做工作的那些主题和那些问题。

我应美国人他们的要求参加了记者的职业道德讨论组；但是你可以想象，我……法国新闻界在那儿，西班牙电视在那儿，德国电视也在那儿。大概有5个频道（笑声）。

**检察官**——关于 Raúl Rivero 和他参与此种活动的情况，你能告诉我们什么吗？

**Néstor Baguer**——他是一个酗酒的人，酒精把他搞惨了。他在 UPEC 和 UNEAC 出了丑，在那儿讲脏话，人家就什么地方都不让他去。他没办法，于是开始往国外寄发诗作和什么东西挣钱谋生。当他看到新闻界已经变质，欺骗人家，但是可以赚钱，他就与流亡在外的 UNEAC 和 UPEC 的老同志联络，因为他们都是叛徒，利用与他们的交情找个地方写东西。这些人就与美国记者联络，给他在迈阿密先锋报这份南佛罗里达州最保守的报纸找一份差事，但薪水很高。



后来他们让他与美国记者学会联系。美国新闻界的所有龙头都参加了这个协会，叫做美州报业协会。以他们的影响力和迈阿密的黑手党的影响力，他们安排让 Raúl 当了协会的加勒比副主席，当然薪水也是美国公司副总裁一级的薪水。

**检察官**——Raúl 提供的信息有没有得到报酬呢？

**Néstor Baguer**——当然，而且价钱很好。

**检察官**——这钱是怎么样给的呢？

**Néstor Baguer**——他们在美国给他钱，钱给了他住在美国的女儿那里。

**检察官**——你可以讲讲 Ricardo 的情况吗？

**Néstor Baguer**——Ricardo 抓住 Raúl，因为他自己不是记者，也不是什么东西。他抓住 Raúl。但是 Raúl 与他的所有朋友都分开了。谁是他的朋友呢？是 UPEC 的记者和 UNEAC 的作家。所以他没有朋友。他唯一仅余的朋友就是我。虽然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我们没有吵架，但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我们会几个月不见一次面——所以他去找这个朋友，但是这个朋友实际上把他推到一边去了。然后他说愿意把它在 Miramar 房子拿来作编辑中心，配备一切资源——确实是所有电子设备，他还聘了 3 个工作人员在那里工作；也就是说你需要的一切东西都有了，他把这个地方交给 Raúl。Raúl 是在那里开了 Márquez Sterling 公司，自己负责管理；也就是说，他在那里是管事的，另外那个人只是个有名无实的头，只是用来作样子的。

**检察官**——另外那个人就是 Ricardo，是吗？

**Néstor Baguer**——是的，他是有名无实的头，给人看的，没有权力。

**检察官**——Ricardo 与美国政府、与美国利益区有任何关系吗？

**Néstor Baguer**——有，当然有。他是 Márquez Sterling 公司的主席，关系就在那里。

**检察官**——也与在迈阿密的一些人有关系吗？他们两个有谁在迈阿密有关系？

**Néstor Baguer**——Raúl 有。至于 Ricardo，我就不知道，因为我不很清楚他的背景。我是在 4-5 个月前第一次碰到他的。Raúl 有的，你离开的时候有诗人、作家等都是他的朋友，全部都是，因为他们在 UNEAC 是好多年的好朋友——他们是酒友，会一起去大喝的那种朋友。他们是很亲密的朋友，他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流亡在外的所有古巴私人都是 Raúl 的。

**检察官**——你知道 Frank Calzón 是谁吗？

**Néstor Baguer**——知道，当然知道。

**检察官**——就你所知，这些人中有谁与 Frank Calzón 打过交道？

**Néstor Baguer**——Ricardo 和那个胖子——我指的是 Raúl——都有，因为 Frank Calzón 认识我们每个人。自从他离开机构，我再没有跟他联系。我有他的电话号码等等，但从来没有需要....

**检察官**——你能够告诉我们有关 Frank Calzón 的什么情况吗？

**Néstor Baguer**——首先，他不是记者，他是 CIA 的老情报员；他替 CIA 工作了许多年。

**Felipe Pérez**——我应当说明一点，Néstor Baguer 也就是从 1960 年就为古巴国安局服务的特工 Octavio 是古巴独立新闻协会主席。这是两个机构——由 Raúl Rivero 主持的和由他主持的另外一个。你们可以看出来，他在这方面有大量经验。

现在我们来谈谈安全方面的事情。

**检察官**——你有没有参加任何表示关切人权的组织？

**Odilia Collazo**——有。

**检察官**——哪一个？

**Odilia Collazo**——古巴维护人权党。

**检察官**——你在里边做什么？

**Odilia Collazo**——一直到现在我仍是该党的主席。

**检察官**——你有没有去过美国利益区？

**Odilia Collazo**——有的。我去那里送交有关违反人权情况的报告和其他报告。

**检察官**——那这里的这些人是否也去那里做同样的事情呢，也就是说送交有关违反人权情况的报告呢？

**Odilia Collazo**——他们可能去送交有关违反人权情况的指责，但是他们也讲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

**检察官**——你是不是随便可以到美国利益区？还是你受到限制？

**Odilia Collazo**——我可以自由出入美国利益区，因为我的通行证不只是今年才可以用的，我从 1991 年就有一个无限制的通行证。

**检察官**——还有没有其他办法与美国利益区联系？

**Odilia Collazo**——有的，我有他们的电话号码、分机号码、手机号码和家里的电话号码。

**检察官**——只有你才有吗？这里的其他被告也有这些信息吗？

**Odilia Collazo**——就我所知，Héctor Palacios 也有。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

**检察官**——你有没有机会影印文件、打印文件呢？

**Odilia Collazo**——有的，那里有打印机、传真机和电脑。能够用这些设备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有用。

**检察官**——你到那个地方去，他们给你具体的任务吗？

**Odilia Collazo**——给的。每个人有自己专注的领域。我的重点是在违反人权情况，我可以拿到报告——所有这些年的结果；这些报告是要送到国务院、到日内瓦、到国际特赦组织、美洲观察组织和其他组织。当然，这是要来鼓励我的；我可以看见结果，我的工作成果都出现在这些报告里，就是要让古巴在日内瓦受到谴责。

**检察官**——任务、指导；在美国利益区里，他们还要求你提供其他信息吗？

**Odilia Collazo**——他们经常在监测古巴的情况，看看人民的情况如何。就好像一个局势的晴雨表。他们要看会不会爆发社会动乱。

**检察官**——讲到美国利益区里的官员。你从事这些非法活动这么长时间，你有没有看到在 Vicky Huddleston 做头的时候和她的继任人 James Cason 先生做头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同？

**Odilia Collazo**——有，变化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的。Vicky 和她的前任——象 Sullivan 先生本身和 Kozack——我跟 Michael Kozack 也处得很好——从来不让我们到他们的家里去或者到美国利益区或到他们的官邸去举行我们的会议。在 James Cason 上任之后，我与这里的其他人有机会参加那个会议，他告诉我们他家的门是向我们开放的，我们可以在那里开会，辩论、推动古巴的民间社会。我可以告诉你我从来不同意这一点。

**检察官**——从你给我们的所有这些信息，还有你的经验、你对供应情况的知识、你和象你的其他人所从事的活动一直受到美国利益区的监视来看，你会不会认为所谓主张人权的所有这些团体的成员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国家的无私的人呢？

**Odilia Collazo**——我想告诉你，这些年来我很失望，因为我看到维护人权党——不仅是我的党——的许多成员参加了民间社会的组织，例如搞生态问题的 NATURPAZ 组织以及许多现在存在的其他组织，但是目的都是在想办法离开古

巴。不管一个人坐牢坐了 12、20 或 30 年，在他去美国利益区难民部申请的时候，假如他没有得到一个在野的组织的支持，向保证者保证这个人的行为是妥当的，那么这个人是不会被接纳入难民计划的，还有从来没有坐过牢的人参加了反对组织或不同政见组织，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利用这些组织来作为旅行社，让他们可以容易地离开古巴。但是接着他们了解到这只不过是抽奖。

**检察官**——你认为这些人除了想移民之外，还想图利吗？

**Odilia Collazo**——我知道有人想加入我们的行列，因为他们看到我们的生活水平比较高。我可以让你们看报纸……我这里有……我可以把他们作为作证的证据——应该是分发给老百姓的，不仅是分发给不同政见者，你可以看到美国利益区确切地是怎么样在扶持内部的反对组织。

然后，有的有工作的人和没有工作的人把这看成一种好处：“如果我参加这个人权组织，他们就会给我钱，我就可以过的舒服一点，我可以有别人没有的东西，我可以得到比医生、教员或知识份子更多的物质”，因为当时我们许多人的生活水平是完全高于医生或受承认的记者的收入。

**检察官**——证人 Odilia Collazo Valdés，你真的是一个不同政见者吗？你是古巴人权党唯一的和仅有的主席吗？

**Odilia Collazo**——我实在不是不同政见者。今天我有幸告诉你，我是古巴政府——确切地说是内政部——选的人之一，我可以公开地告诉大家，我是一名特工——特工 Tania（笑声）。

**费利佩·佩雷斯**：你在笑什么，阿妮塔？（指美国新闻机构美联社主任阿妮塔·斯诺）。你为什么如此大笑？

我想，也许你能帮我们转告卡森先生，他应该考虑他所做的工作，他应该加以总结；他应该知道，前后已经有过十位美国总统和 20 位中央情报局局长。

他应该了解，古巴人并不傻，我们披露的只是所掌握情况的一小部分；他应该知道这一点，他必须认识到我国人民已经学会自卫，依靠人民，因为我们有的是人民的支持；因为我们是合法的，这种合法性来自我们的行动和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透明度。他应该知道，这里没有笨蛋，他初来乍到，应该考虑他所做的工作；否则，我们只得继续为他安排会议，参加他的鸡尾酒会（笑声）。

最后，我们依靠我们的法律和法律制度作出了进行自卫的正当决定，我们的决定显然已经产生了反响。

我们首先看到，3 月 26 日，白宫在布什总统返回坦帕麦克迪尔空军基地时发表声明，他在声明中呼吁古巴政府不要行使主权；这项声明十分仓促，我们只能理解为布什总统显然是对迈阿密右翼美籍古巴人黑手党表示姿态，他们来到坦

帕，是为了帮助他解释一场无人理解的战争；很明显，他发表声明、作出姿态，就是要对迈阿密极右翼的美籍古巴人社区的想法作出呼应。

此后，国务院副发言人菲利普·里克先生散发了一份书面声明，谈到了这些措施以及古巴的逮捕，声明其中谈到：“美国呼吁国际社会与美国一道谴责这次镇压行动，并且要求释放这些古巴良心犯。”

里克先生应该知道，国际社会感到惊恐的是，美国政府在没有任何国际授权的情况下，不顾世界公众舆论，发动了这场战争，造成大量的财产损失和平民伤亡；国际社会感到惊恐，还因为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目前还关押着 600 多名战俘，他们无法得到司法援助，遭受非人待遇，并将送美国秘密军事法庭审判。他可以把这些人员包括在内，他们无法得到辩护律师，无法得到已经被宣布为保密资料的文件。他当然一定知道，正是这一行动使国际社会感到震惊，美国监狱还关押着 2 000 多名战俘，甚至连他们的姓名都无人知晓。民间社会已经采取多次行动，抗议美国建立双重司法体系。美国认为，被控者危害国家安全，因而大肆增加这类措施。

里克先生应该知道，我们还表示关切，美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没有资格对古巴发生的情况说三道四的。如果还有哪个国家政府应对自己的言论感到羞耻的话，那就是美国政府。

《华盛顿邮报》2002 年 12 月 1 日载文指出，布什总统行政当局已经建立了，我引用原文：“一个双重司法体系，对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嫌犯进行调查、监禁、审讯、判刑和惩罚。”古巴没有这种情况，我们没有发布过任何条例，成立特别军事法庭，进行秘密和即决审判。我们国内没有这种法庭。

“采用的程序包括，由总统授权进行无限期军事关押。授权对通信进行纪录，并且强行进入关押设施。由军事委员会进行审判，在秘密审讯后，发出递解出境令。”这就是《华盛顿邮报》的文章。

《华盛顿邮报》2002 年 12 月 27 日发表社论，反对中央情报局“在审讯中使用酷刑和暴力，”并指出“目前正在秘密制订反恐战争中的这些新战术。”

美国在人权委员会上落选并不是偶然的。我已经说过，美国能够重返委员会，是得益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帮助；他们撤出了竞选，美国便可以不经表决重返委员会。

里克先生应该知道，2003 年 4 月 6 日全世界都了解，到 2002 年 6 月底，美国监狱关押的犯人有 200 万之多，创造了美国的历史记录。我认为，美国有一些重大关切和问题应该加以解决，国务院副发言人应该对此感到关切，而不是对我们采取的自卫行动妄加评论。

这是一则关于卡森先生在迈亚密的电讯。卡森先生似乎在哈瓦那和迈亚密两地消磨时光。他昨天是在迈亚密。记者问他，对古巴当局指责他在古巴专门从事阴谋活动有何看法，这份法新社电讯报道，他用西班牙语回答：“Mentira!”，“一派谎言!”。

卡森先生一定知道皮诺基奥寓言，“如果撒谎，鼻子就会长长。”

他还指出，“这些逮捕和起诉是精心设计的，发生之时全世界都在关注其他地方。”这很有趣，他谨慎地使用了“其他地方”一词，但是他指的是什么地方，无人知道。他显然没有勇气说出“发生在伊拉克战争进行之际”；他就是这么想的，于是就改口说：“发生之时全世界都在关注其他地方”，古巴人利用了这一时机。

我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我已经在此证明，逮捕和执法的决定是在战争爆发之前作出的，是在恐怖分子对飞机和古巴船只采取行动之前。这一点已经在此完全得到证实。

另一方面，欧洲联盟也发表声明；然而，在被操纵的迈亚密法庭对五名古巴人作出不公正判决的时候，欧洲联盟却没有发表声明。欧洲联盟甚至没有表示关切。我们也没有看到，欧洲联盟对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情况表示任何忧虑。我们还看到，欧洲联盟无法保持团结，对伊拉克战争表达反对立场，该场战争明确违反了国际法。

我们可以回顾，在实施赫尔姆斯-伯顿法的问题上，欧洲联盟与美国达成了谅解。古巴目前反击对抗的就是这一法律；法律的案文的确令人尴尬。我们都清楚，欧洲联盟无法在古巴问题上采取独立立场；正因为如此，欧盟对古巴遭受封锁反应温和；欧盟在日内瓦串通美国对付古巴；欧盟迄今无法对古巴采取一致立场，采取一种捍卫国际法、捍卫我国人民独立和主权权利的立场；欧盟没有要求对作为欧洲后裔国家的古巴表示尊重。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所以，我对此只能表示惊讶。

此时此刻，欧洲联盟却对古巴表示关切，但却无法以反对践踏国际法的行动为世界作出道德和道义的榜样。美国监狱关押了2 000多名战俘，战俘的姓名都无人知晓，但欧洲联盟对此只字不提。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对欧洲联盟的声明提出保留。

有人指出，这一情况将使古巴难以加入科托努协定，欧洲联盟，准确的说，是欧洲联盟的部分国家，现在不得不重新评估……我们不能把欧洲联盟看成一个集团；我们知道，欧盟不是集团。欧盟有着不同的取向，不同的派别，某些国家的视点超出了欧洲意义之外。

有人发表谈话、进行猜测，说“这将使古巴加入科托努协定处于险境，因此将迫使我们保持共同立场”。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回顾指出，古巴曾经撤回过加入科托努协定的请求，如果我们不得不再次撤回，我们就再撤一次。

我国不屈服于讹诈和压力。我们的国家抵制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的封锁，我们没有屈服，因此，我们也绝不会屈服于另一个国际组织的压力。

也请记住，古巴申请加入科托努协定，并不是出于对金钱和欧洲援助的考虑，而是应加勒比国家的请求，他们要求我国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一起加入。我们没有忘记协定的非洲、亚洲和加勒比成员国给予我国的支持。我国获得观察员地位后，我们一直保持团结的立场，并对他们的要求作出了回应。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求加入协定。但是，各位尽管放心，今天在座的谁都没有失眠，我们也没有不去看天气预报，而去苦思冥想，试图弄清其他国家的人民对我们有何看法。

我们作了通盘考虑，我们泰然自若，我们现在就可以向各位保证，我们的立场是明确和坚定的。其他国家也许不会捍卫自己的主权，但是我们却要捍卫我们的主权，因为我们为主权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我们清楚这个代价，但是我们不愿放弃主权。

我还知道，西班牙外交大臣也发表过讲话，2月20日她在马德里公开宣称……（传送间断）……这很可能是美国利益科的所作所为（笑声）。

我已经说过，2月20日媒体发表了西班牙外交大臣针对古巴的一些奇谈怪论。她谈到“我国与古巴存在深刻分歧”，“古巴当局没有作出政权民主化和尊重人权的承诺”。

我想，如果世界上有哪个政府不应谈论民主，那就是西班牙政府。西班牙政府支持了一场为91%的西班牙人所反对的战争。几乎所有的西班牙人都反对这场战争。政府是由他们选举产生的。政府的行动理应以被统治者的思想为基础。我国就是这样做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无法以封锁和入侵使我们屈服。

我想，我应该对大臣作出回应。昨天，两名西班牙记者在巴格达丧生，我们对此表示慰问。我们对所发生的情况表示遗憾，并向大臣、西班牙政府和西班牙人民表示慰问，这两名记者死于一场西班牙政府无条件支持的战争。

西班牙教育、文化和体育大臣皮拉尔·德卡斯蒂略夫人也发表了一些言论，我刚才一直在想是否要对她的言论发表评论。她说，“古巴的知识分子大多被投入了监狱”。让我看看，她是什么时候说这番话的，是4月6日。她说，古巴“利用这场战争，加紧了对知识分子的控制”。我没有听到古巴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抱怨我们“加紧了”对他们的“控制”。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他们“与文化世界



密切相连”。这位大臣应该知道，我们行动所对付的人是附属于美国利益科和美国特工、而与文化无关的人。

因此，这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反应，这种反应表明根本不了解古巴发生的情况。我不知道，这位文化大臣是否突然接受媒体采访，并对古巴大放厥词。我不了解背后的真实原因。

我不知道，这位大臣是否了解西班牙在巴黎和谈上把古巴拱手让给美国，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我们古巴人民为争取独立和人权进行了浴血奋战。我不知道她是否了解这个。我只知道，我看到了这些奇谈怪论。

最后，我要谈一谈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先生的讲话。他说，“我们得到了令人惊恐的逮捕消息”。我不知道，松浦先生为何对古巴的情况特别感到惊恐。谁都没有见过他对关押在关塔那摩的战俘、对美国的囚犯、对伊拉克战争的暴行、对儿童和平民的死亡感到惊恐。谁都没有见过他惊恐，发表过发生了入侵、国际法受到了践踏的言词。谁都没有见过他这样做。不知他为何特别对古巴的情况感到惊恐。他说他得到了一些消息，他的顾问向他介绍了情况。

他说过，“推动思想借助文字和图像自由流通是教科文组织组织法规定的工作的一部分”。我们了解这一点，我们也曾捍卫了教科文组织所属 100 多位第三世界人民行使这些权利，一些人正试图向他们强加一种新的文化模式，企图消除享有土著文化的权利。这场战役我们已经打了很久，松浦先生这才姗姗来迟，就任总干事一职。在我看来，谈到思想的自由流通，国际新闻媒体对战争有偏见的报道也存在这种情况。这一不光彩的场面打动了世界各国的知识阶层和公众舆论，而松浦先生却对此不置一词。

他说，“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被告无权得到适当的法律辩护”。我不知道，是谁向他转递了他说他所得到的消息。现在，美国已经决定重返教科文组织，不知美国是否派出了新的代表，但是他们出现的影响是明显的。

他说，“我们紧急呼吁古巴当局尊重……”。我们却要紧急吁请松浦先生，请管好你自己的工作，解决世界八亿文盲的问题，这才是这个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基本工作。我对这种言论感到惊讶，当然他的动机和目标是可以想象的。

所以，我想就这样简单的（笑声）向各位作个介绍。当然，看到各位兴致不减，我颇受鼓舞。无论如何，各位如果还有问题，我乐意作答。

**主持人：**如果还有问题，我想请记者使用麦克风，并报上自己的姓名和所属新闻机构。

**梅德姆先生（TVE）：**我想就你提到的卡洛斯·阿尔韦托·蒙塔内尔的信提问。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封信是写给奥斯瓦尔多·阿隆索的。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他在信中提到，西班牙某些高级官员与巴雷拉项目有某些关联。



我想问，古巴政府在这些审判中，是否还发现了一些没有发表的资料，并能在某种程度上对巴雷拉项目的发展作出解释，这是否包括在与美国共谋对革命、政府和古巴人民发动入侵的定义之内。

**费利佩·佩雷斯：**是的，包括在这个定义之内。不错，我们掌握了一些资料，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会公诸于世。但是，我们对这封信件掌握的情况仅此而已。我想，更多的情况可以问卡洛斯·阿尔韦托·蒙塔内尔先生本人，他肯定知道他在我读过的信件中提到的官员的名字。

巴雷拉项目是颠覆古巴战略的一部分，其构想、资金和指挥都来自国外，美国驻哈瓦那利益科也积极参与其中。这是同一个颠覆构想的一部分，完全违反了古巴法律。也是对古巴法律和《宪法》的粗暴摆布。我们届时将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瓦妮莎·包萨 (Sun Sentinel)：**最近有谣传说，对于上周审判的人，古巴政府可能将其流放，而不是在古巴服刑。你能对此否认，或者有何评论？

**费利佩·佩雷斯：**我断然否认古巴政府有这种考虑。再说，古巴也有机构，比如作出判决的法院。政府无法推翻法院的判决。瓦妮莎，我国是法治国家。

**瓦妮莎·包萨：**我们还听总统说，古巴可以不要美国利益科。是真的要关闭美国利益科，或是古巴驻华盛顿利益科？

**费利佩·佩雷斯：**我们知道这是那些长期对古巴实施封锁和侵略政策者的希望，或者说美梦。这也许还是卡森先生的梦想，古巴将他驱逐出境，他可以荣归故里。

我们知道，如果作出这种决定，谁会对此欢呼雀跃。无论如何，我们保留关闭驻哈瓦那利益科、将卡森请出古巴的权利。

**赫拉尔多·阿雷奥拉 (La Jornada)：**部长，墨西哥外交部长德尔贝斯也对你提到的审判并对墨西哥在人权委员会可能的投票发表了看法。你对此有何评论？

**费利佩·佩雷斯：**外长是与安娜·帕拉西奥大臣一起在西班牙马德里，新闻媒体援引他的话说：“毫无疑问，我们对该国最近的事件表示关切。两国代表团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将肯定产生影响，我国政府在人权委员会会议之前将对此进行评估。”

我想，我们知道墨西哥 4 月 16 日在人权委员会投票肯定会采取这一立场，他们会投票赞成一项反对古巴的决议。德尔贝斯外长只是试图以较谨慎的方式事先对此作出解释，但是这无法掩盖他所提到的是另一国家的内部事务。

我们知道，肯定会是这样，因为我们理解墨西哥政府没有采取不同行动的余地，对我们而言，我们认为这番讲话是为“表决预告记”（根据加布里埃尔·加西亚的小说改变）做铺垫。

**赫拉尔多·阿雷奥拉**：对不起，我是否能问部长你觉得这会影晌双边关系吗？

**费利佩·佩雷斯**：我不想作出预测。对于许多问题，我们尚未发表看法。我不想过早表示看法。但这并不是说，到一定的时候我不会表示意见。但就现在而言，我说的已经够多了。

**费尔南多·劳斯堡（BBC）**：部长，审判开始前一天，关押在美国的五名古巴囚犯迁出了刑牢。这次判刑与在美的五名古巴人的情况有何关系？是否有可能在某个时候进行谈判？

**费利佩·佩雷斯**：我们绝对没有这样想过。在古巴，谁都没有想过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说把最近几天古巴法院审判的犯人与在美国被不公正判刑的五名古巴人进行比较。在座的各位从未这么想过。

应该指出，两个案子的确存在差异。他们是无辜的。他们为反恐而战。他们的审判是受人操纵的，他们无法得到正常程序，审判也成为古巴极右势力团体控制的袋鼠式审判。他们被剥夺了得到律师的基本保障。应该指出，他们在囚牢中关押 17 个月后出庭受审，关押期间又无法准备辩护。还应该指出，他们又被投入监狱（关押在囚牢里），不让他们与律师一起准备向亚特兰大法院提出上诉。

古巴审判的罪行与美国指称的罪行，在动机、道义性质、犯罪情况和审判情况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无论如何，我们丝毫没有这样想过。

**主持人**：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人提问了。部长，我们感谢你今天的记者招待会。

**费利佩·佩雷斯**：感谢各位光临。（掌声）

2003 年 4 月 11 日，纽约

---